

楔子

紅寶石是莫谷的最好，細細碎碎的鮮紅被無色晶體包裹起來，射燈一打，從最中心裡透出一股燃燒的火焰，熱烈的像是熱戀時點起的激情；藍寶石是喀什米爾的最好，透明的深藍色裡微微帶了一點兒紫，像上好的天鵝絨鋪出來的天空，又寂靜又令人安心；祖母綠是木佐的最好，奇妙的是它偶爾帶藍偏冷，偶爾帶黃偏暖，明明是溫柔祥和的色澤，卻又有著濃豔的光芒，甚至無法準確描述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綠，但看到的那一剎那定會讚歎：這就是真正的祖母綠了！

鑽石的純，和闐玉的潤，貓眼石的靈動活潑；還有持重的琥珀、珍珠、珊瑚、瑪瑙、象牙；更有輕俏的水晶、碧璽、歐泊……杜思同悠悠地想，還是寶石好，最起碼，寶石不會說謊。

第一章

杜思同邊擦頭髮邊從浴室裡出來，電視機還開著，正在播新聞。

「……除此之外，此次拍賣會上珠寶類成交額最高的是一顆名叫 Flame—中文名叫紅色焰火的紅寶石。這顆紅寶石產自緬甸莫谷，重達九點六克拉，此次成交價為四千六百萬，每克拉將近四百八十萬，遠遠超過之前三千萬的估價……」

她站在電視機前看著，果真是顆挑不出瑕疵的鴿血紅，亮麗晶瑩，切割得也精緻漂亮，紅得傲氣奪目，真能從底子裡露出一股閃耀的火光來。看了會兒，她拿起手機給好友羅媛發了一條訊息：新聞上說紅色焰火被拍出四千六百萬的價格了。

羅媛很快回復她：洗洗睡吧親愛的。

杜思同想了想也是，美麗的珠寶那樣多，她也不可能每一樣都親眼看過，這種極品只要遠遠地看一眼，然後把手裡的普通珠寶做得精緻，也就不錯了。

她吹乾頭髮鑽到被窩裡，換了台，這次是個財經訪談，電視上男人的臉真是俊美，桃花眼微微瞇起來，笑一笑就能顛倒眾生。她關了聲音，看著那人一會兒微笑，一會兒又有點認真的樣子，突然心想他長得這樣好，不曉得心裡有沒有藏過什麼人。

冷不丁這麼一想，她又覺得自己有點好笑。

樓下傳來大門開啟的吱呀聲，以及車子開進來的聲音。杜思同看了眼掛鐘，還不到九點。鬼使神差地，她起身走到窗邊去，稍微撥開窗簾往外瞧了瞧。

因為他回來，院子裡燈火通明，車子大刺刺地停在當院，一個高大的身影從車裡鑽出來，手臂微動，把車鑰匙拋給早在旁邊等著的下人，接了車鑰匙去幫他停車。風吹起他的大衣，衣角翻起，整件外套像灌了風一樣鼓起來，他嫌煩似的反手就脫下來遞到旁邊人手裡，順便接過一杯溫到正好的熱水來暖手，最後在眾人的簇擁中進了門。

這排場啊。

杜思同懶得下樓，重新窩到床上看電視，這次換到了音樂頻道，放的是老歌。她聽到快睡著了，頭失重般一點，恰好梁瑾瑜推門進來看見，「嗤」地笑了聲。

她撩起眼皮看了他一眼，意思意思地朝浴室努了努下巴，示意他先去洗澡。

他笑咪咪地湊過來，身上有薄薄的酒氣，「等我？」

剛才電視機裡看到的那張俊美的臉，現在就在她面前，她用一根手指把他推遠了點，「一股酒味兒！喝酒了還開車，風那麼大卻把外套給脫了，你是不是特別不想工作啊，這麼努力的折騰自己？」

梁瑾瑜被她戳遠了點兒，也不以為意，揉著額頭站起來去洗澡，走了兩步又像想起什麼似的，回頭把手中的絲絨盒子扔在牀上，「拿著玩兒吧。」說完拉開門進去了。

杜思同拿起盒子後才反應過來，原來今天竟然是他們的結婚三周年紀念日。

隱婚隱得太徹底，她都要忘了自己也是結了婚的人了。

頭一年梁瑾瑜送她的是鑽石戒指，標準的鴿子蛋，她就沒敢往外戴過一次；去年送的是一套翡翠，萬中無一的老坑玻璃種，色澤水頭兒都極佳，名字也奇巧，叫歲寒三友；今年……杜思同揭開了盒蓋。

一團火焰矇了她的眼。

她屏著呼吸等梁瑾瑜洗澡出來，半跪在床上，手裡托著那團火，「這是……紅色焰火？」

梁瑾瑜正在擦頭髮，被她這麼鄭重的語氣嚇了一跳，低頭看她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四千六百萬？」她問。

「哎，你還挺關心我的動向啊。」梁瑾瑜笑話她，「趕緊拍個照片到好友圈裡炫炫富。」

杜思同白他一眼，往後坐了坐仔細看了一遍，最後小心翼翼拿出來戴在手指上，心跳快得根本無法控制。這樣的鴿血紅根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有錢都得看運氣，她上輩子一定是拯救了銀河系，哦不，是全宇宙……

梁瑾瑜看她的手指白皙纖長，無名指上的戒指向烈得像火，心裡一動，又湊到她跟前去，「我的呢？」

「嗯？」杜思同頭也不抬。

他掰正她的臉，讓她看向自己，「我的呢？」

杜思同這才反應過來他的意思，臉一紅，「……呃，我給忘了。」

梁瑾瑜眉一皺。

她自知對不起他，心有愧疚，見他臉色不好就柔聲哄道：「是我錯了，你別生氣好不好，明天我立刻補上，想要什麼我都答應你。」

「什麼都可以？」他依舊捏著她的臉。

杜思同撲閃著一雙眼睛，用力地點點頭。

他瞇著眼睛看她，眼底墨色翻湧。

杜思同眼巴巴看他，十分無辜的樣子，「最近我們公司要跟 In 合作，我們這邊出設計，前期準備真的好煩人啊，我快忙暈了。」

梁瑾瑜嗤笑，鬆開她順便拿了遙控器換台，「你們公司有十個人嗎，In 怎麼看上眼的……」他的聲音突然停下。

杜思同原本是看著他的，見他表情冷下來，順著他的目光看了眼電視機。他又換回了之前的那個頻道，只是現在接受訪談的已經不是梁瑾瑜了，年輕的男人坐在沙發上，笑起來又帥氣又瀟灑，舉手投足間有種隱約的銳氣，不是林南又是誰？

主持人還在說著，梁瑾瑜轉頭看她，一哂，「你剛就是在看他？」

杜思同一臉看神經病的眼神，「想什麼呢你？」

「那你又在想什麼呢？」他揚起手中的遙控器，手指在返回鍵上點了點，冷笑，「不然你剛才是在看我？」

她也氣笑了，說起話來有點口不擇言，「多疑是病，趕緊治！再說我就是看看又怎麼了，比起你來我算哪根葱啊？」

梁瑾瑜哼了一聲，突然扔了遙控器朝她俯過身，一把將她推倒在床上，把她的雙手牢牢固定在頭頂。

她惱了，神色反而平靜，「你放開我！」

他不答話，目光順著她的臉往下，騰出一隻手來在她裹得嚴嚴實實的領口裡摸了把，指尖碰到條細細的鏈子。他勾了勾嘴角，順著項鍊找到項墜，握著項墜一把就將鏈子扯斷了。

杜思同痛得倒抽了口冷氣，掙扎著，「有病吧你！放開！」

梁瑾瑜也吃痛一項墜不圓滑，他力氣太大，指尖隱約見了血。他看著手裡的墜子，上面是兩個簡單的字母「LN」，帶著點造型，不大。

他居高臨下地看著杜思同，朝她咧嘴一笑，揚了揚手中的鏈子，示威似的，隨手往地上一拋。

杜思同狠狠地瞪著他，抿著嘴不說話。

梁瑾瑜心裡一陣惱火，重新把鏈子撿回來捏在手裡，也不管腰間的浴巾已經鬆得快要掉下去，兩步走到窗邊，語氣帶著一絲嘲諷，「捨不得？」

她咬著嘴巴不說話，眼睛卻盯著他。

他也不顧外頭風大，一隻手穿過窗簾，一把推開窗戶，回頭瞟了她一眼，把鏈子隨隨便便扔了出去。

杜思同翻身坐起來，氣得眼眶都紅了。

梁瑾瑜關了窗，拍了拍手，走到她面前彎下腰，目光相接，眼中已經有了狠戾，「我告訴你杜思同，你還沒跟我離婚呢，死也是我梁瑾瑜的人！我勸你別動這些心思，不然的話……」他的目光在她胸口打了個轉，「你想跟他走也可以，等我玩膩了就放你走，不知道你那位心上人，他嫌不嫌你髒啊？」

杜思同從小被家裡寵著捧著，就算結婚後跟梁瑾瑜也是相安無事，幾時受過這樣的侮辱？

見她氣得發抖，他快意地笑出來，「恨我嗎？那就恨著吧。給我上床乖乖躺著，要是敢亂動……今晚還長著呢。」

她的手縮在袖子裡，拚命掐著掌心，這才忍下一口氣，恨恨地裹了被子躺到一側去。

梁瑾瑜也躺上去，這會兒他覺得有點冷，於是毫不客氣地拉開裹著她的被子給自己蓋好。被子剛才被她焐得有點暖和，他靠著床頭坐著，有點想抽煙，扭頭就見她背朝自己，剛剛才送給她的戒指胡亂地扔在小腿旁，又是一肚子火。

探身從她那邊拿遙控器，靠近了的時候，她下意識地一躲，梁瑾瑜咬了咬牙，撩開被子出去了。

杜思同愛乾淨，不喜歡聞煙酒味兒。剛結婚那會兒他忍了很久，出去應酬滴酒不沾，別人遞來的煙都是接了聞一聞就算抽過了，當時還有人笑話他，「梁總裁跟我們不一樣，人家清心寡慾的，追求的就是個境界，有毅力！你看那誰，只有他看上人的時候才戒幾天，玩膩了接著抽。」

原本只是想抽根煙，剛好出來的時候接了個電話，他覺得氣悶，索性出門去了。

梁瑾瑜平日上下班坐的都是舒適的車子，但他性格張揚，但凡親自開車，一定得是高調到讓人見了就想吹口哨的跑車。杜思同聽到樓下有車子發動後一下一下催油門的聲音，像是打悶雷一樣，好幾次她都害怕管家開門慢一秒，他的車便直直撲到大門上去。

等他走了，杜思同才漸漸平了氣，她正準備起床去洗個手，看到腳邊的戒指盒子，又拿起來打開看了看。紅寶石依舊熱烈，代表著炙熱的愛情……她歎了口氣。

門口有人輕輕敲門，「太太，您睡著了嗎？」

「沒有，進來吧。」杜思同把戒指收起來，邊往浴室走邊說：「什麼事？」

東姨推門進來，手裡拿著一管藥膏，見她在洗手，東姨站在外頭說：「太太，先生說您脖子受了點傷，讓來我幫您敷一敷。」

杜思同擦乾手摸了摸脖子，拉下衣領對著鏡子照了照。

她戴的是白金鏈子，跟易斷的黃金不一樣，剛才被梁瑾瑜大力扯斷，摸起來非常疼。她出來接過藥膏，笑了笑，「不礙事的，我自己來就行。東姨，妳下去早點睡吧。」

東姨一臉無奈地看她，「太太，不是我多嘴，剛才先生下樓的時候臉都氣紅了，一邊穿衣服一邊往外走，看樣子是急得不得了要出去，該叮囑的卻一件都沒落下。先生待您如何，他嘴上不說，都在心裡了，您又何必總是跟他置氣？」

杜思同撩起眼看著東姨一眼，輕輕笑了笑，「知道了。」

東姨從小照顧梁瑾瑜長大，說話自然偏向他多一點，平日裡為了緩和兩人關係，也編了不少這樣的話，但梁瑾瑜待她好不好，她心裡最清楚不過。

若不是她父親叫杜立行，她在梁家能過得這麼安穩平靜？他費盡心機把她娶到手，圖的到底是什麼，他們彼此都心知肚明。

不過是各取所需，就不要假裝什麼夫妻情深、舉案齊眉了。

東姨見勸她沒什麼效果，轉身出去了。

房間裡空下來，安靜的可怕。

杜思同縮到被子裡想睡覺，想到剛才緊張慌亂間聽到的新聞，心裡又是一陣煩躁。

林南……他還敢再回來？

為了前程他不要她了，這沒關係，她可以接受。但是為了前程，他剽竊了她的創意，用了他們共同的名字「NT」，他還好意思再回國？

想到林南，杜思同只想冷笑。梁瑾瑜以為她還愛林南啊，多可笑，她怎麼會還愛他呢？她甚至覺得自己過去很愚蠢，居然會愛上林南那樣不擇手段到沒有底線的人。

窗外北風呼嘯，A市的冬天是這樣的寒冷。臥室燈已全滅，連被窩都溫暖不了她，冷得像冰。

突然，浴室門口的台子上，手機響了一聲。

她的手機鈴聲不是那樣，想必是梁瑾瑜盛怒之下，忘了帶走。

杜思同懶得起床去看，翻了個身接著睡，沒幾分鐘，手機又響了一聲。

她真是會被梁瑾瑜煩死，人走了，留個手機也不消停。她跳下地去拿他的手機打算關機，螢幕上顯示著簡訊內容。兩條顯示的都是號碼，並沒有存名字，其中一條是：我熬了魚湯，你要不要過來嘗嘗？

另一條換了個號碼：睡不著……好想你哦，你在哪呢，人家去找你吧！

杜思同嗤笑一聲，滑開手機，毫不客氣地點開他的簡訊看。

不出意外，全是不同的手機號碼發來的曖昧訊息，有隱晦的，有直接的，有挑逗的，眼花繚亂。

她真是忍不住覺得好笑……為梁瑾瑜的博愛。他整日身處這麼多鶯鶯燕燕裡，盛怒之下也不忘叮囑傭人「仔細」照顧自己，如果帶了手機，可能還要安撫這些極需安撫的女人們。

一心多用，梁總裁真是好能力。

關了梁瑾瑜的手機，杜思同也不太想睡了。她穿好衣服，下樓碰到正在熄燈的東姨，東姨一臉驚訝，「這麼晚了，太太您也要出去？」

「我回家一趟。」杜思同腳步不停，邊往外走邊圍好圍巾，「今晚不回來了，妳早點休息。」

「哎，太太……」東姨追了兩步，杜思同早已推門出去，她只能站在門廊下看著她開車出來，揮著手喊，「太太！先生叮囑過讓您早點休息的，這麼晚了，您家裡人也都休息了，您不能明天再回去嗎？」

不想理會東姨，杜思同用力踩下油門。

她平時上下班大多都是搭計程車，偶爾自己開一下也是平價的大眾款，梁瑾瑜有次站在車庫裡指著她的代步工具笑話她，「也就是別人不知道妳現在是梁太太，不然一輛車還沒我一顆輪胎值錢，不得讓人笑話死？」

杜思同覺得今晚想到梁瑾瑜的次數有點太多了，她開著黑色德國雙門小跑車在路上奔馳，其實也並不能真的回家去，順著附近轉了一圈，已經快要凌晨一點。

結婚了，從前的家不能隨心所欲的想回就回，但是她自己的家又哪裡像個家……

這個冬夜，她竟然無處可去。

車裡播著低低的音樂，杜思同往 A 市最繁華的地段開去，這個時候已經不會堵車了，她倒是希望能堵一堵，反正都是打發時間，看到前後都有人，也許會覺得不是那麼孤獨。

冷不丁電話響起，她一接通，羅媛的聲音傳過來，特別大，特別開心。

「思同妳睡著了嗎？睡著了也給我醒過來！快點兒！告訴妳個好消息！HRD 姊這次拿了第一！好開心啊啊啊一我開心的快要瘋掉了！」

「真的嗎真的嗎？」杜思同也大叫起來，「恭喜妳啊媛媛！恭喜妳！」

羅媛大笑起來，「別睡了，睡什麼啊！快出來陪我去喝酒！好好慶祝一下！我們去豐園！半個小時後見！」她今天開心，說話都自帶驚嘆號，每句都是重音，可見真的是激動極了。

杜思同也替她激動，她們相識好幾年，早已知道對方心目中最重要的是什麼，對於羅媛來說，珠寶設計就是她的命。

HRD 是她們日常叫的簡稱，全名叫安特衛普世界鑽石中心鑽石設計大賽，是業界公認世界上最高級別的鑽石珠寶設計大賽之一。羅媛入行時間並不長，職場上也免不了受到一些苛責和質疑，這次能在 HRD 上勇奪桂冠，真是裡子面子全都掙回來了，日後她也有了足夠的底氣往更高處走。

杜思同自己也是一名珠寶設計師，雖然她早已收斂鋒芒，不再像從前一樣為事業和夢想努力，但是好朋友能夠做到她做不到的事情，她依然感到開心。

等她到了豐園，羅媛早已經等在大廳了。見她進來，羅媛立刻跑過來，狠狠地抱住了她，「思同思同，我太開心了！太開心了！」

杜思同也反手抱住羅媛，「我也開心，祝賀妳啊媛媛，真的太好了，真好！」

羅媛抓著她往豐園樓下的酒吧走去，特別的豪情萬丈，「走走走，去喝酒！今晚不醉不歸！」

杜思同被她感染地笑起來，「好，不醉不歸！」

兩個女人還沒進酒吧，樓上就有人跟梁瑾瑜報告，電話直接打到他的房裡。

「梁總裁，梁太太跟她的朋友在樓下酒吧。」頓了頓，又補充了一句，「看起來心情不錯。」

豐園是池長昊的地盤，梁瑾瑜跟池長昊也只有點頭的交情，但是豐園的保全和保密措施做得太好，對 A 市的風頭動向也比別的地方清楚，從來不會做一點不得體的事情，所以梁瑾瑜是豐園的常客，長期包著一間專用客房。

服務生早被訓練的精明無比，杜思同深夜出現在豐園，不論緣由，還是得來跟梁瑾瑜報備一聲。

梁瑾瑜修長的手指在話筒上撚了撚，懶懶地嗯了一聲，正要掛，又吩咐了一句，「離遠看著點兒，別出什麼事兒，晚上要回家就送回去。哦，回頭來我這兒領小費。」

說完，他掛了電話，冷冷地一笑。

看起來心情不錯？

和杜思同結婚第三年的紀念日，他們不歡而散。

他在豐園住了一晚，一肚子氣沒處撒，最後自己喝了瓶酒，抽了一包煙。

杜思同跟羅媛在豐園樓下的酒吧裡瘋了個通宵，氣氛足夠好，一醉貪歡。

這個女人還真是沒心沒肺，活得自由自在。

第二天早上杜思同是被手機鈴聲吵醒的，她迷迷糊糊醒來摸到手機，是羅媛的。她邊推羅媛邊接了電話，放到羅媛耳邊去，聽到電話那邊簡直是在怒吼了，「羅媛姊姊怎麼還沒到！日子過糊塗了嗎？十點還有場新聞發佈會妳忘記了嗎！」

羅媛一個激靈坐起來，手忙腳亂看了眼手機上的時間，掛掉電話就跳下床往浴室跑，「完了完了完了，要遲到了！」

前後也就十五分鐘，羅媛已經打扮妥當，走之前還順道摸走了杜思同的車鑰匙，給了她一個飛吻，「回頭見啊親愛的，妳這車姊先開走了！禮拜一幫妳停公司，週末愉快啊！」說完風風火火地出去了。

門「砰」地一聲後，房間裡突然安靜下來，像是每次在家裡醒來之後一樣，偌大的房間裡只有她孤零零的一個人。杜思同揉了揉額頭，長吁口氣，也掀起被子起身了。昨晚一夜未歸，雖然跟東姨說過自己要回家一趟，但是誰知道梁瑾瑜會不會又生氣。

梳洗完她叫了計程車回家，進屋的時候，梁瑾瑜正端著水打算上樓。聽到聲音，他停下來扭頭看了眼，什麼也沒說，又上去了。

東姨從廚房出來，見了她立刻鬆口氣，「太太您可算是回來了，這一晚上擔心死我了！方才老先生打電話過來請您跟先生回家吃飯，先生說這週忙，說好了下週回去。」

杜思同一怔，這麼說，梁瑾瑜知道她昨晚沒有回家了？

她上了二樓，推開臥室門看了看，裡頭沒人。她換了衣服，找到昨天梁瑾瑜丟在家裡的手機，又泡了杯毛尖去敲書房的門。

「進來。」

她推門進去，見梁瑾瑜正翻著一疊文件，頭都沒抬，她把茶杯放在桌上，又把手機放在旁邊，「昨天你把手機丟在家裡了，喏。」

梁瑾瑜看了眼手機，又往上看了看她，「怎麼，昨晚一夜沒回來，現在拿著把柄來跟我說公平了？」

「你說什麼呢，我聽不懂。」杜思同並不看他，轉身準備出去，「昨天你送了我四千六百萬呢，投桃報李，我就是給你端杯茶，你慢慢看，我出去了。」

背後冷哼一聲，緊接著是什麼東西掉進水裡的撲通聲，以及碰到茶杯的聲音。她回頭一看，她剛剛還回來的手機有半截在茶杯裡，梁瑾瑜似笑非笑地看著她。

她在心裡歎了口氣，不想跟他吵，「想問什麼就問吧，何必拿手機出氣呢。昨天我本來打算回家的，半路接到羅媛電話，陪她去豐園喝了幾杯，時間太晚就住那了。不相信你可以查，反正你想知道什麼，遲早都會知道的。」

梁瑾瑜把手中的文件丟在桌上，站起來冷笑一聲，氣勢逼人，「這麼迫不及待的去慶祝妳的舊情人回來？記住我昨晚說的話，妳想都不要想。」

舊情人？他自己一堆爛攤子，居然還拿這種多少年前的事情說事兒？杜思同想到手機裡亂七八糟的簡訊，瞟了一眼大概是已經報廢了的手機，負氣道：「當初結婚的時候我們說好的，大家互不干涉，昨晚你莫名其妙發神經我就不計較了，下不為例。再說了，我做梁太太一天就不會亂來，你也悠著點兒，下次爸爸再問起來，我可不會幫你圓謊了。」

「脾氣漸長啊。」他隔著桌子勾住杜思同領口的衣服，朝他的方向拉了拉，一張俊臉就在她眼前，桃花眼彎起來像是在笑，「等不及跟我離婚了？」

杜思同抿著嘴不說話。

他一根手指點著她的鎖骨把她往外推，聲音冷得像冰。「妳作夢。」

週一杜思同到的稍微有點晚，剛打過卡就被上司 Maggie 叫進辦公室裡去。羅媛也在裡頭，見她進來還朝她眨了眨眼，一臉得意。

Maggie 示意杜思同坐，「前陣子跟 In 談的合作最近要確定下來了，我們這邊主要由羅媛負責，思同妳協助。這次合作上頭非常重視，希望妳們也打起精神來好好做。今天晚上 In 那邊請吃飯，六點半，豐園雙喜居。」

一出門羅媛就摟她的肩膀，笑嘻嘻地說：「聽說 In 的設計總監是個帥哥，特別養眼，小美說長得可好看了，怎麼樣，期待吧，不過據說好看的人都特別的狠，希望這位 In 的設計總監只是天生麗質，不要太變態啊。」

因為公司離豐園有點遠，杜思同和羅媛被准許提前打卡下班，兩人走到杜思同那輛雙門小跑車，羅媛坐到副駕駛座，拍了拍真皮座椅，「沒看出來啊思同，我身邊居然隱藏著妳這種土豪！禮拜六早上我到豐園停車場取車，半天才反應過來我隨手借的居然是跑車。喏喏，妳這套音響都快值車錢了吧親愛的？」

「這車不是我的。」杜思同打了方向燈，「是個朋友借我開一開，本來週末打算還的。」

羅媛若有所思地打量她，「那我也是土豪的朋友的朋友了。」

「沒用的，我們的目標是自己變成土豪。」杜思同笑咪咪的，「好好努力吧！」

她們到的時候才六點十分，一出三樓電梯，迎面來了幾個人。最前面的男人身形挺拔，這麼冷的天還穿著單薄的桃紅色襯衫，外套也不曉得在誰手裡，見她們從電梯裡出來，那人看了眼她們，桃花眼似笑非笑，也沒什麼表情，腳步不停地離開了。

羅媛拍拍杜思同的手臂，目光還跟在那行人身後，悄聲說：「看到沒，最前面那個穿著騷包粉襯衫的就是梁氏集團總裁梁瑾瑜，一個男人美成這樣，又是含著金湯匙出生，真是讓人嫉妒都沒法嫉妒。不曉得以後他老婆每天面對這張臉會不會感覺到自卑啊？」

「誰知道呢。」杜思同收回目光，淡淡地說，「走吧。」

她們去洗手間補妝，出來的時候還差十分鐘到六點半，到了雙喜居門口正好遇到 Maggie，三個人一起進去，裡頭已經有人。

主位上坐著個年輕的男人，正朝她們微笑。

杜思同覺得腦子裡轟的一聲。

Maggie 迎上去跟對方打招呼、握手，對方非常客氣，挨個打了招呼，跟杜思同握手的時候目不轉睛地盯著她，眼底帶了隱約的笑容。

杜思同不想同他對視，淺淺一笑，輕輕收回了指尖，跟在 Maggie 旁邊坐好。

林南邊坐邊盯著杜思同，當年還有點青澀的女孩已經蛻變，以前不會化妝的她現在眉眼精緻，唇彩的顏色偏粉，顯得皮膚越發白皙。

「林總監。」Maggie 端著酒杯朝他微笑，「讓林總監久等真是不好意思，這杯就算賠禮，我先幹了！」

林南舉杯，其他人也都跟著舉起了酒杯，他的目光在杜思同舉著酒杯的左手滾了一圈，笑著道：「合作愉快！」

一群人碰杯的時候，不曉得是有意還是無意，林南的杯子恰巧碰到了杜思同的，杯沿比她的略高一點，既不突兀，又似乎帶了點深意。杜思同不自覺地抬眼，看見林南正微笑而又客氣地看著自己。

Maggie 雖然是 Y&M 的設計總監，但是她能說會道反應敏捷，號稱是 Y&M 兼職的公關部經理，席間有她永遠不用怕冷場。杜思同很少出來應酬，話比較少，一直保持微笑。

沒多久她手機震動，她從包包裡拿出來，借著桌子的掩護低頭一看，是熟悉的手機號碼：我在雙宜居，妳過來。

杜思同蹙眉，梁瑾瑜的手機不是泡茶杯裡去了嗎？他換 SIM 卡的速度倒是挺快。

正想著，Maggie 端著酒瓶遞給她，「思同思同，來來來，媛媛敬過了，妳也敬林總監一杯。」

林南挨著 Maggie，Maggie 過來分別是羅媛和杜思同。杜思同把手機收到口袋裡，用力握了握拳，站起來繞到林南背後去，幫他添了酒，兩隻手端起杯子送到他面前，「林總監，以後還請多多關照了。」

「杜小姐客氣了。」林南坐著不動，目光停留在她探到自己眼前的酒杯上，順著她纖白的手指往上走，看到她低著頭不肯看自己，一笑，「杜小姐好像不太喜歡我啊，怎麼從進門到現在，都不願意看我一眼？」

羅媛察覺到了杜思同有點不自然，笑著搭話道：「林總監這可是冤枉思同了，來之前我們公司就有小姑娘跟她咬耳朵，說林總監長得可帥了，思同這是不好意思呢！」

林南笑了笑，站起來一探身勾過杜思同的酒杯，也添滿了，端給她，然後才接過她手裡的酒，「來，我跟杜小姐喝一杯。很高興見到妳，先乾為敬。」說完，他仰頭一飲而盡。

周圍有人叫好，杜思同端著酒正準備喝，突然有人敲門，緊接著門被服務生推開，門口那個人笑得風流倜儻，「聽說 In 和 Y&M 在這裡談合作，正巧我在隔壁，過來跟各位同行打個招呼。Maggie，好久不見。」他的目光在眾人身上轉了一圈，最後停在 Maggie 身上，笑吟吟的。

Maggie 怔了怔，很快就站起來迎上去，「是梁總裁啊，早知道您在，應該是我們過去給您敬杯酒的。來來來，給各位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梁氏的總裁梁瑾瑜先生，A 市的珠寶業他占了一半

兒，可霸道了！梁總裁，這位是 In 新上任的總監林南先生，剛剛從國外回來，不曉得二位之前見沒見過？」

說話間梁瑾瑜已經走進包廂裡，站在桌邊，在燈光照射下粉色襯衫顯得他皮膚更白。他一雙眼微微瞇起來，嘴角上揚，目光先是落在杜思同身上，然後才看向林南，並沒有伸手，只是點了點頭，「聽說 In 新來了位設計總監，年輕又有才華，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「梁總裁過譽了。」林南拿了個新酒杯，倒了杯酒端給梁瑾瑜，「我代 In 的各位敬梁總裁一杯。」

梁瑾瑜瞥了眼酒杯，嘴角一勾，笑得有點冷，「真是不好意思，最近我身體不好，喝不成酒。」聞言，林南遞出酒杯的手停在了半空，氣氛一時有些尷尬。

「梁總裁既然身體不好，那就不勉強，身體重要身體重要！」Maggie 笑著打圓場，自己端起酒杯來湊過去跟林南碰了碰，「我陪林總監喝一杯！」

林南笑了笑，跟 Maggie 碰了碰，也沒喝，端著酒杯又坐下了。

Maggie 喝了酒，招呼服務生搬椅子來，「梁總裁可別走啊，一起坐著聊會兒！快點快點，來椅子放我跟林總監中間！」

「不麻煩了。」梁瑾瑜抬手虛擋了一下，「我在隔壁還有朋友，就不打擾各位了，你們慢聊。」說完他抬頭朝林南笑了笑，順便對杵在林南背後的杜思同也笑了笑，轉身出去了。

他一出去，包廂裡就三三兩兩說起話來。Maggie 說的沒錯，在珠寶這行，梁氏算得上龍頭，總裁梁瑾瑜一張臉長得比大多數女人都精緻漂亮，脾氣卻陰晴難辨，手段也十分狠辣。今天不曉得哪裡吹來的風，從來都是等著別人上門請安還不待見的梁總裁，居然會主動來他們這裡打招呼。

只有口袋裡手機又開始震動的杜思同，知道梁總裁大概又發脾氣了。

他臨走時看她那一眼，不是威脅又是什麼？

杜思同道了聲歉，到外頭去接手機。電話一通，梁瑾瑜的語氣很不耐煩，「趕緊過來，我在雙宜居。」

「你不要鬧好不好？」她耐著性子哄他，「我在這邊談事情，你在那邊也是談事情，你要我到你那邊去，一屋子人你怎麼介紹我？」

梁瑾瑜冷笑一聲，「怎麼，見了舊情人，捨不得走了？」

「林南是 In 的設計總監，我們公司的合作對象，你講講道理好不好？」杜思同不想在走廊裡大聲說話，邊說邊往洗手間走。

他哼了聲，「妳不是搞設計的嗎，什麼時候你們公司的設計師都變公關了？妳這工作我不太滿意啊。」

杜思同歎了口氣，「只是合作雙方吃個飯認識一下而已，不是談合同搞公關，你是不是有點操心過頭了？」

「妳最好記得妳的身分，梁太太。」梁瑾瑜的聲音很冷，「要讓我看出妳跟那個林南有什麼不清不白的地方，別怪我不留情面。」說完掛了電話。

杜思同在洗手台前站了會兒，心底覺得有些倦。鏡中的人妝容精緻，卻面無表情，眼底全是一片淡漠。她用力閉了閉眼，又睜開，對著鏡子揚了揚嘴角，努力讓自己看起來靈活生動一點。

這才過了幾年？她竟然變得連自己都覺得陌生。

時間這樣短暫，卻又好像十分漫長，漫長得像這一生都已經過去了。

她洗了手回去，包廂裡的氣氛已經比之前熱絡。Maggie 會圓場，羅媛愛熱鬧，In 來的人也都比較放得開，還有挺多是熟人，大家刻意炒氣氛，包廂裡非常熱鬧。

見林南不在，杜思同略微鬆了口氣。有人上來跟她碰杯，她藉口自己開車躲過了，挑自己喜歡吃的東西吃。

沒多久林南也回來了，剛坐下就被人纏著喝酒，這種酒局，林南和 Maggie 不喝醉根本別想回家。

羅媛拍著杜思同的肩膀，「同同，姊就靠妳安全送到家了，實在醉的不行就直接送豐園樓上去！」交代完就挽起袖子划酒拳。

這一頓他們吃得有點久，散場的時候已經要十點半，羅媛和 Maggie 都醉了，In 那邊也差不多全倒，林南約莫也是醉了，安靜地半低頭坐著。杜思同一個人說什麼也顧不了兩個醉鬼，最後叫了服務生幫忙送兩人上樓。服務生跟前台確認好房間以後告訴杜思同，她跟 In 那邊負責善後的人打了聲招呼就打算下樓去辦手續。

突然林南喚了她一聲，「同同。」

她回頭，只見林南還是剛才那個姿勢，手肘撐在桌上，手指揉著眉心，並沒有抬頭。她想約莫是自己聽錯了，轉頭又要走，這次聽到林南清晰的聲音，「同同！」

他聲音很大，In 那邊清醒的善後同事湊到他旁邊，「林總監，你說什麼？」

林南撐著抬起頭來，目光有些迷離，看到面前是同事，笑了笑，搖搖頭。

杜思同收回目光，轉身出去了。她辦了 Maggie 和羅媛的入住手續，想了想還是決定回家，下樓發動車子，開了暖氣，這才覺得繃了一晚上的精神終於能鬆懈一點，想到臨走時林南叫自己的名字，心底還是有點晦澀的一那時候她還小，胸無大志，整天想的大概也就是畢業了嫁給林南，林南就不一樣了，他一直都是那麼有目標的人。

幾年不見，他已經不再是以前那個空有才華卻無處施展的林南了。

車裡暖氣開得大，座椅也漸漸暖起來。杜思同把空調往右撥了撥，笑了一下。

當時她覺得愛情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對林南來說，她其實也算不得什麼，而他現在事業成功，看起來倒有點懷念從前的意思……但是對現在的她來說，他其實也已經算不得什麼了。況且他做了那樣齷齪的事，她又如何能原諒？

晚上梁瑾瑜回來的時候，杜思同已經睡了。他喝了酒，身上還帶著薄薄的酒氣，見杜思同睡的安穩就一肚子氣，毫不猶豫地上去掀開她的被子，冰涼的手從她的領口探進去。杜思同嚇了一跳，瞪著眼睛看他，一雙眼睜得圓溜溜的，像個小動物。

這種下意識的驚慌讓她整個人都變得生動起來，也奇妙的取悅了梁瑾瑜。他桃花眼彎著，笑得非常惡劣，「妳身上真暖和。」

杜思同伸手拍掉他的手，還有點怒，「你這人煩不煩！大冬天不知道多穿點兒嗎，手冷死了！」

梁瑾瑜正想說話，卻突然頓住了，緊接著，他的表情也僵硬起來，原本柔和起來的表情又變得冷冽，目光比手還冰涼，出口的話輕蔑又嘲弄，「好啊杜思同……」他怒極反笑，一把握住杜思同的左手拿到眼前，神情裡隱約透著點狠意，「連戒指都藏起來，妳就這麼不想讓林南知道妳結婚了？」最後幾個字幾乎是從他齒縫裡蹦出來。

杜思同看著自己的手指—那裡原本有一枚鑲了一排碎鑽的戒指，跟梁瑾瑜手上的是情侶款，訂婚的時候梁瑾瑜親自給她戴在了無名指，後來她嫌會被人問到婚事，自己換到了中指上去—現在，她的中指空空如也，只有一圈淡淡的戒痕。

電光石火間，她想起自己在豐園接完梁瑾瑜的電話，洗手的時候摘了戒指放在洗手台上，但是不記得走的時候有沒有再戴上。「我沒有！結婚了就是結婚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？應該是接了你的電話我去外面的公共洗手間洗手，摘了戒指以後就忘記戴上，丟在那了吧……」

梁瑾瑜冷冷地看著她，扔開她的手，找出手機來打電話，「喂，我是梁瑾瑜。幫我查一下晚上大概七點到八點之間，三樓公共洗手間那裡有沒有撿到一枚戒指，是一排碎鑽組成的。」

掛了電話，梁瑾瑜低眸看她，只見她半靠著床頭坐著，神色平靜，一副「訂婚戒指丟了就丟了無所謂」的模樣。他心裡憋著火，又想起晚上在雙喜居她低眉順目地站在林南背後，手裡還端著杯酒，臉上一副不知所措的表情就更是來氣。

沒多久梁瑾瑜手機響，他握著手機朝杜思同晃了晃，一副「沒找到的話妳給我等著」的表情接起來，語氣不太好，「喂，梁瑾瑜。」

很快梁瑾瑜就掛了電話，扭頭一看，見杜思同抿著嘴仰頭看自己，眼神又是內疚又是期待，一雙眼撲閃撲閃的，見他看自己，她低下頭，有點沮喪，「有沒有？」

梁瑾瑜一肚子火沒處發洩，想狠狠罵她一頓又害怕她哭。她哭起來總是默不作聲，眼眶紅紅的掉眼淚，隔上一會兒悄悄打個嗝，彷彿怕驚動他一樣壓抑著。他用力吸了兩口氣才忍下來，心想著這個女人怎麼能這樣，得了便宜還賣乖就算了，現在她明明都想出軌了，怎麼還能把謊話說得像真的一樣？

豐園是什麼地方，要是真的撿到了戒指，哪裡會被服務生偷偷藏起來？況且那又不是什麼特別值錢的東西，只是一排碎鑽，還不值兩萬塊。

等了半天，杜思同不見他說話，心想著約莫也是沒找到，她偷偷瞄了眼梁瑾瑜的左手，見他無名指上還戴著戒指，心裡越發覺得內疚。也是真巧，頭次見林南戒指就丟了，也怨不得梁瑾瑜會誤會自己是故意摘下來……這麼想著，她想跟他道個歉，結果才一抬頭，就見他目光陰鬱地盯著自己，大約在想怎麼砍下去才會讓她又痛又不至於暈倒。

她被嚇了一跳，下意識地縮了縮脖子。

梁瑾瑜真是快要被她忽閃忽閃的眼睫毛逼瘋了，一排扇子似的上上下下，低下頭就見臉上彷彿有著陰影，脖子從毛絨絨的睡衣裡鑽出來，白裡透紅。她都二十好幾了居然還穿這麼幼稚的睡衣，像個學生似的，興許還帶著奶香氣……

鬼使神差地，他伸出手按在她的後頸處，讓她抬頭看自己，然後吻了上去。

杜思同有些意外，但也沒反抗，順從地閉上眼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羅媛詫異地問杜思同，「妳不是說穿高領脖子會癢，一向只穿低領衣服加圍巾嗎？今天怎麼換了……哇，還是毛衣呢。」

杜思同推她一把，「這點細心放在妳的設計上行不行？」

「說到細心……我有事兒要問妳！」羅媛瞇著眼看她，「你跟 In 那個新總監以前認識吧？我怎麼覺得昨天晚上那氣氛不太對呢？」

「他是我大學同學。」杜思同推開羅媛想去列印檔案，「妳怎麼這麼八卦。」

背後有人敲敲桌子，輕咳一聲，「思同，林總監真的跟妳是同學啊？」

杜思同和羅媛回頭一看，忍不住撫額—Maggie 氣定神閒站在她們背後，笑得一臉不懷好意。「既然是同學，那就好辦了，以後羅媛妳就主要盯著設計，跟 In 溝通的活兒交給思同去做。各司其職嘛，多層關係好辦事兒。」說完 Maggie 便進辦公室了。

杜思同瞪羅媛，起身去列印檔案，「妳真是會害死我！」

「欸，我怎麼害妳了？」羅媛看著杜思同的背影喊，「臭丫頭，工作見帥哥還不好啊！」

快下班的時候杜思同接到電話，是林南打的，「思同，晚上有時間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她下班想去再買一對戒指，「我挺忙的，你應該也挺忙的，有事就電話裡說吧，林總監。」

林南苦笑了下，「昨晚在豐園我撿到一個戒指，一排碎鑽的樣式，是不是妳的？」

杜思同歎了口氣，「時間地點發給我，下班我直接過去。」

晚上她到的時候，林南已經在那等著了，服務生剛剛把最後一道菜送上桌來，她掃了一眼，「林總監。」

林南選的是 A 市一家老牌私房菜館，價格昂貴，菜色漂亮，但味道一般，一向走高端路線，只賣貴的不賣對的。

「坐。」林南示意她，「先吃飯。」

杜思同看了看他，笑了，「不用了吧，我真的還有事。你撿到的是我的訂婚戒指，對我來說很重要，改天我跟我未婚夫做東感謝你。」

林南怔了怔，很快恢復過來，指了指桌上，「菜都齊了，妳要我一個人吃光啊？再急也要吃飯的，吃過飯我送妳過去。」見她還在桌邊站著，他拿出戒指遞給她，「喏，不會騙妳的。」

杜思同接過戒指戴到無名指，抬頭朝他笑了笑，坐著跟他吃了頓飯。這頓飯她吃的有點沉默，林南問一句她答一句，不問就一直埋頭吃飯不說話。

林南幾乎沒吃什麼東西，盯著她頭頂的髮旋，有點恍惚。那時候他們還在念書，有天路過這家私房菜門口的時候正好有點餓，進來坐了坐，還沒看菜單，杜思同突然又說不吃了，一定要他陪她到另外一個地方吃小吃。當時他並不曉得是怎麼一回事，直到後來杜立行在這裡見他。

當時杜立行說：「林南，今天我點的都是同同愛吃的，你看看價格，你確定你能負擔的起？」

吃過飯後杜思同執意要自己走，林南不勉強她，在門口與她道別，看著她在路邊攔車，風吹起她燙卷的長髮和風衣，她回頭跟他揮手道別，矜持地微笑，天已經黑了，她的臉在霓虹燈下異樣的明亮。他記憶裡那個直髮披肩，笑起來有點沒心沒肺的女孩已經蛻變成一個成熟女人的模樣了，甚至她明明應該怨恨自己的，都能裝成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。

他都不曉得是該欣慰還是該愁悵。

杜思同到家的時候已經快九點了。

「太太。」東姨站在玄關處接過她的包，臉上帶著幾分訕訕。

杜思同抬眸朝著樓上看去，一臉的了然，「瑾瑜回來了？」

見東姨點點頭，她深呼吸，看東姨這神色想必梁瑾瑜回來的時候臉色不好看。

她脫了大衣去洗手，摸到手指上的戒指時本想把它換回中指戴，又想到梁瑾瑜在生氣，於是重新戴回到無名指上。她上樓推開臥室門，外頭沒人，她進到裡面去，梁瑾瑜正躺在沙發上看電視，見她進來眼皮都沒抬一下，一張臉倒是比窗外的天氣還要冷幾分。

「你今天回來的挺早啊。」杜思同試圖打破冷冰冰的氣氛，邊摘耳環邊跟他隨便聊，「晚上沒事嗎？」

梁瑾瑜轉頭看她，「我最近都沒什麼事，妳倒是挺忙。」

「嗯。」她進衣帽間裡換了睡衣出來，「我忘記問東姨了，晚上你吃飯了嗎？」

「吃了。」他有點懶懶的，「晚上妳幹麼去了？」

說到這個杜思同想起來了，抬手給他看戒指，「看，找回來了！昨天丟在豐園被朋友撿走了，今天下班我去找他拿。」她幾乎是下意識地隱瞞了自己晚上是去見林南這件事。

梁瑾瑜瞥了一眼，沒什麼興趣的樣子，「挺巧的啊，丟個戒指都能碰巧被妳朋友撿到，妳說是妳朋友多呢，還是 A 市小得有點過頭了呢？」

他話裡帶刺，杜思同瞥他一眼，沒搭話。他們向來都是這樣相處，他脾氣不好，開心了她就多說幾句，不開心了她就少說少錯，免得兩人又要吵起來。

進浴室去洗了澡，吹了頭髮出來，見梁瑾瑜還是剛才的姿勢坐著看音樂節目，還看得十分專心，杜思同有點好奇，也站在床邊看了一會兒，「你最近喜歡看這種節目啊？以前不都是看財經看新聞。」

她其實也並不是真的有多想看，只是往常這個時候，梁瑾瑜就該起身讓她休息了。

但是今天，他只是抬眼看了看她，突然笑了，「晚上吃飯了沒？」

「吃過了啊。」杜思同覺得有點莫名其妙，「朋友還我戒指，我順便請人家吃頓飯。怎麼，你想吃宵夜了？」

梁瑾瑜揉了揉額角，「在哪兒吃的？」

杜思同說了私房菜館的名字，又補充，「味道一般還挺貴，真不知道哪裡突顯出身分了。你難得回來的早，還不早點休息？」

他從枕頭旁掏出手機，一隻手滑開手機螢幕找東西，另一隻手拍了拍旁邊的床，示意她過來。見他臉色好了許多，她放鬆警惕湊過去看，突然被他一把扣住了肩膀，手機湊到她面前，赫然是她晚上跟林南坐在一起吃飯的照片！

梁瑾瑜一把將她推倒，整個人欺上來，看她的眼神帶著怒氣，「這就是妳說的朋友？杜思同，妳越來越能耐了啊，說謊騙人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糊弄誰呢？」

「你派人跟蹤我？！」杜思同瞪大了眼，「梁瑾瑜，你什麼意思！」

他冷笑一聲，「我什麼意思？妳說我什麼意思？」

杜思同掙扎，「放開我！你放開我！沒錯，我晚上是去見林南了，他撫了戒指我去拿，順便一起吃頓飯而已。怎麼，我現在連跟朋友一起吃飯都要經過你的允許了嗎？」

他怒極反笑，「他撫到了戒指？我怎麼知道不是他給妳買了新的？妳看看！」他拿著手機讓她看，「普通朋友？他的手都快放妳頭頂了妳不躲？妳私生活挺開放的嘛，隨便哪個男人都能摸妳是不是？」氣恨之下，他幾乎是口不擇言。

杜思同渾身一僵，她抬起臉看梁瑾瑜，因為氣得狠了，一雙眼睛瞪得老大，「好，你想怎麼說就怎麼說，反正什麼都是你說了對！你覺得我是那種隨便的女人，我就是那樣的人，你能把我怎麼樣？這日子不想過了拉倒！」

梁瑾瑜氣得胸口劇烈起伏著，箝制著她的手力氣大極了，幾乎要她纖瘦的手腕捏斷。杜思同忍著痛，毫不示弱地怒視他。

見狀，他咬牙切齒的說：「找到靠山了，想跟我離婚？杜思同，妳想得美！」他的手從杜思同睡衣領口裡伸進去，「嗤啦」一聲，直接順著衣縫給撕了。

這下杜思同是真的慌了，梁瑾瑜要是硬來，她哪裡是他的對手，再想起他找人跟蹤，還不分青紅皂白就冤枉自己，委屈一擁而上，鼻子一酸，眼淚奪眶而出。

見她又哭，梁瑾瑜下意識地頓了頓，沒想到她哭得更凶，轉過頭去不看他，沒有聲音，眼淚卻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直往下掉。他真是快要被她煩死了，一肚子火沒處發洩，她又哭的不成樣子，打不得罵不得，索性甩手鬆開她，甕聲甕氣地說：「哭什麼，別哭了！」

杜思同覺得自己委屈極了，明明只是跟普通朋友見面，還要被他跟蹤「捉姦」，她覺得自己的生活過得簡直是糟糕透了。她翻了個身趴在床上，越想越難過，越想越傷心。

梁瑾瑜趿拉著拖鞋站在地上，看她趴著哭得上氣不接下氣，實在很無奈。

明明是她做錯了，她怎麼能一副像是自己欺負了她一樣？這幾年她說要隱婚他就隱婚，她要什麼他就給什麼，現在她去見了舊情人還騙自己，甚至都想跟他離婚了，他怎麼就不能管一管了？

他一把抓起還哭得抽抽噎噎的杜思同的胳膊，一臉煩躁，「我說妳適可而止啊，再哭我就硬來了！」

聞言，杜思同低頭坐在床上，抬手抹了抹眼淚，時不時打個嗝。

梁瑾瑜覺得自己真是窩囊死了，一肚子火想發洩，說話也惡聲惡氣的，用拖鞋腳尖處毛絨絨的部分踢她探在床邊的小腿：「起來起來！我餓了要吃飯，妳趕緊下樓去做飯！」

杜思同淚眼矇矇地抬頭瞪他，皺著眉，這人是神經病吧？剛剛吵過架，現在又要她給他做飯，他腦子裡怎麼想的啊？

梁瑾瑜還在踢，一臉不耐煩，「趕緊的，我要吃飯！妳要繼續在這兒坐著，那我就接著脫妳衣服！」

……每次就只會這一招。杜思同皺著臉一臉不情願，抬手擦了擦淚，又想就算自己要離婚怎麼都得明天，今晚還是順著他。

她揪著衣領下床穿拖鞋，剛走到門口，突然一件毛絨絨的睡衣被扔到肩膀上，身後傳來梁瑾瑜冰冷的聲音，「穿上，凍壞了我還得送妳去掛急診，別給我添麻煩。」

她僵硬著把睡衣扯下來披好，又有點想哭，抿著嘴巴關門下樓了。

梁瑾瑜見她都不肯回頭看他一眼，怒從心中來，抓起床頭的靠枕碰到了門上。靠枕太軟，砸在門上沒啥聲響，落在地上打了個轉就不動了。他長吁口氣，進浴室洗了把臉，抬頭見鏡子裡的男人眉眼間都是陰鬱，又恨恨地在頭髮上亂七八糟爬了一通，轉身也跟著下樓了。

梁瑾瑜向來怕冷，東姨睡覺前都會關暖氣，因此樓下有點冷，他下了幾級台階發現樓下居然沒有開燈，以為杜思同出去了，趕緊從窗戶看出去，隔著玻璃，院燈的光有點模糊，卻沒聽到車聲。他再走兩步，身體探到樓梯扶手外看了看廚房，見到廚房門緊閉著，燈光順著房門透出來，這才鬆了口氣。

緩過勁兒來他又覺得不高興，站在原地正了正睡衣領子，板起臉來一步一步往下走，梁瑾瑜悄悄把門推開一道縫，悄無聲息的從門縫裡看她給自己做宵夜。冬天因為冷，廚房裡的窗戶前用推拉門隔開擋寒氣。

杜思同在樓下換了家居服，是那種連帽T，從領子到帽子邊沿滾了一圈白色兔毛，頭髮紮起，有幾縷散下來鑽到領口裡去。她現在比以前還瘦，就算大冬天穿著厚衣服，腰還是細得彷彿能被

他一把握住。她正在切東西，不快，但是又專注又認真，比起平常敷衍自己的態度不知道要好看多少，他頓時有些嫉妒她手裡的蔥薑蒜……

梁瑾瑜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跳，一個激靈，退到餐桌旁邊把餐廳燈全部打開，自己拉開椅子坐好，坐下了又想著她站在廚房裡也不曉得冷不冷，真是越想越覺得自己沒出息，越想越不高興。

杜思同端了麵出來，就見餐廳燈光大亮，梁瑾瑜坐在餐桌前目光炯炯的看著自己手裡的碗，好像真是餓壞了。他這個樣子，倒讓她憋了一肚子的火發不出去，把碗放到他面前又轉身給他拿了筷子和湯勺，梁瑾瑜接了筷子就夾了一大口麵，吃得毫無形象，哪裡還是平日裡那個風流倜儻的人。

她坐在對面看他狼吞虎嚥，又是生氣又是好笑，覺得自己跟他生氣真是蠢透了。

如果換成他前女友回來，他背著自己偷偷去見還想方設法瞞著自己，她不也會覺得難堪嗎……等等，她生氣的重點不是因為他派人跟蹤自己嗎？

算了，不跟他計較！杜思同決定後，正想起身去把鍋洗了，突然見梁瑾瑜手一頓，緊接著把筷子拍在桌上，抬頭看了她一眼，似乎想要把她看穿一樣，眼神滿是憤怒，甚至還有一點點的……受傷。

她不知道他又發什麼瘋，起身想走他卻一把拉住她的手腕，冷笑一聲，「杜思同，你這這麼恨我嗎？」

她抿著嘴沒說話。

「再恨也得給我忍著！」他挑了挑嘴角，隱約有點殘忍的味道，「想跟我離婚？沒那麼容易！不信你試試。」

說完，他甩開她的手腕，反手把碗連剩下的大半碗麵都扔到餐桌下的垃圾桶裡去，轉身離開。

他力氣大，杜思同被他一把甩的扶了牆才站穩，她聽到門開了又關，屋外車子轟鳴，好半天才回過神來，眼裡委屈的轉著淚，心想自己剛才怎麼會鬼迷心竅的想著要原諒他，甚至有那麼一剎那想過要跟他和平過日子？

東姨聽到動靜出來的時候，梁瑾瑜正好開門出去。她喊了兩聲沒人應，回頭再看杜思同靠著牆，半低著頭，嘴緊緊抿著。

見她出來，杜思同抬頭看了看她，「東姨，你收拾下吧，我先上樓了。」

東姨過來看了看垃圾桶，歎了口氣，「太太，您怎麼能這麼不小心？」

「我怎麼了？」

「我晚上睡覺前才清理過垃圾桶，代表這裡都是剛才倒的東西。」東姨打開袋子給她看，「碗裡面有荷包蛋！先生知道太太喜歡吃雞蛋，所以特意吩咐買到家裡來做給太太吃，但先生其實是不能吃雞蛋的，吃了會過敏，全身起手指頭般大的疹子。太太您是不是都不知道先生對雞蛋過敏啊？他剛剛吃了多少？」說完她就轉身去打電話，嘴裡還在嘟囔，「連藥都不吃就出去，這可怎麼辦……」

杜思同愣在原地，表情複雜。她一直覺得梁瑾瑜不夠了解他，但其實她也是這樣的……

第二章

這一晚杜思同沒有睡好，早上醒的時候才五點半。她起身沖了個澡，下樓見東姨也已經起床了，正在打掃，連忙問：「聯繫到瑾瑜了？」

「先生去醫院打針了。」東姨回答，「老先生身體不好，昨晚先生便連夜回老宅了，說今天中午請太太也回去一趟。」

她點了點頭，原想問梁瑾瑜要不要緊，想了想還是作罷，「知道了。」

這天上午她有點心不在焉，回想這幾年梁瑾瑜待自己其實也不錯，除了最近因為林南回來有點神經質之外，大部分時間都還能和平相處。她又站在梁瑾瑜的立場上思考，覺得他的反應她似乎能理解—梁瑾瑜不是個容易信任別人的人，況且這世界上能容忍老婆公然出軌的男人實在也找不出多少。

她從小被教育與人為善、吃虧是福，養成她性情平和，不願意與人有過多爭執，做事情想問題皆能自然而然地從對方的角度考慮，這輩子除了那次，她大約再也沒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。

所以得知昨晚梁瑾瑜生氣是因為自己在他碗裡放了雞蛋，她自己也很是內疚，再想想三年來她居然從沒有真正把自己當做梁太太，從不曾關心過梁瑾瑜半分，甚至連他對雞蛋嚴重過敏都不知道，就覺得有點對不起他。

就算沒有愛，好歹他們現在也組成著一個家。

中午她回了趟老宅，梁瑾瑜不在，他父親的續弦和妹妹也不在，只有看護阿姨推著他父親在簷下曬太陽。

梁楷年事已高，情況並不是太好，杜思同陪了他一會兒，看護阿姨推他回去休息，她藉口下午還要上班便先行離開，找了家餐廳靠窗坐著，邊曬太陽邊吃飯，中間她覺得無聊拿出手機滑了起來，看有什麼新鮮事兒。網路越發達，人與人之間就越冷漠，不過倒是越容易緩解孤單。

她看到自己偷偷關注的大堂哥現在正在南半球過夏天，半個人埋在沙灘裡看起來很是悠閒自得，不曉得為什麼，她突然記起多年前，一向對任何事都漫不經心的大堂哥從非洲回來準備結婚，婚禮前一晚他們都住在爺爺家，半夜她醒來去喝水，看見屋外走廊下有個黑乎乎的人影坐在籐椅上，指間夾了根煙，紅光一明一滅，許久都沒動過。

隔了很久，堂哥出聲了，聲音有點啞，「是同同嗎？」

她低低的「嗯」了一聲，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那個時候她還小，只是覺得全家人都因為堂哥結婚而開心，但是他看起來卻又是那樣的寂寞。

想起舊事，杜思同原本就低落的心情更低落了。她邊看手機邊心不在焉地吃飯，突然勺子挖下去磕在桌子上，原來是飯被人給抽走了。

她蹙眉抬頭，見梁瑾瑜站在桌邊，皺著眉斜睨她，「家裡連口飯都不給妳吃？」

「沒有，我下班過來的時候家裡已經吃過午飯了，我不想一個人吃，也不想麻煩阿姨單獨做。」杜思同低下頭，覺得自己就像蹠課被抓到的小學生似的，「你怎麼知道我在這？」

她怎麼又是這個表情！梁瑾瑜看著她一臉受欺負的小媳婦樣就來氣，咬了咬牙想罵她，話到嘴邊又改口了，「起來。」

杜思同目光忽閃忽閃地抬頭看了他一眼，老老實實地拿了包站起來。

梁瑾瑜真是快被她氣死了，更鄙視連訓一頓都覺得心口堵得難受的自己。他上下打量了她一會兒，冷聲道：「走。」

「哦。」杜思同跟在他屁股後面，他走兩步她就走兩步，他停一下她也停一下。

梁瑾瑜覺得自己這輩子的耐心都用在這女人身上了，停下腳步轉身看她，「妳是我的助理還是祕書？」

「啊？」她心裡其實在想怎麼才能不掉面子的問他過敏好了沒，冷不丁他問了句不相干的話，不由得一愣，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像隻剛睡著又被吵醒的貓，「你說什麼？」

梁瑾瑜真是拿她沒辦法，奪過她手裡的包，又一把拉住她的手腕往自己這邊拉了一把，把她帶成跟自己齊肩的位置，臉色一點也不好看，說話也咬牙切齒的，「妳走我後面總讓我覺得是跟著個助理似的彆扭！」

杜思同這會兒終於能跟上他的思維，被他抓著手腕走了兩步，感覺梁瑾瑜的手鬆了鬆，然後自然而然往下滑，順勢完全包住了她的手。這麼冷的天，他的手倒是挺暖。

杜思同被他帶著出了餐廳，心想他都紳尊降貴來跟自己說話了，也許她問問他的過敏症狀也不是很丟臉……這麼想著，她動了動被梁瑾瑜牽著的手，「欸，昨天晚上對不起啊。你還好吧？」

梁瑾瑜被她搞得心煩意亂，又聽她說話，轉頭瞥了一眼，見她滿臉愧疚，半低著頭不好意思看他，兩排睫毛又是撲閃撲閃的像扇子，一肚子火竟奇妙的散了大半。他輕咳了下，冷聲道：「死不了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不能吃雞蛋。」杜思同再次道歉，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

「行了行了，煩不煩啊妳。」他皺著眉瞅她一眼，嘴角卻微微揚了揚，「反正妳每天只知道吃飽睡睡飽吃，還知道什麼？」

杜思同不太服氣的偷偷瞪他一眼。

梁瑾瑜帶她重新吃過飯，再送她回公司，她下車的時候羅媛正好進公司大門，遠遠看見是她就等了會兒，等她過來，一根手指點著梁瑾瑜車子離開的方向，「老實說，那誰？」

「朋友順路帶我過來的。」杜思同心虛地岔開話題，「對了，妳說我去跟 Maggie 申請離開 In 合作小組怎麼樣啊？真不想去見那個林總監。」

「嗯哼，這情況不是有過往就是有過節……」羅媛挑著眉，「哪種？」

杜思同歎了口氣，「當然是有過節。」

羅媛拍她肩膀，一臉同情，「保重！」

梁楷身體不好，又快要過年，梁瑾瑜和杜思同一起搬回老宅住，東姨也跟著回去了。

最近或許是梁瑾瑜沒有那麼忙，又或者是因為住回老宅的關係，每天早上他都會跟杜思同一起吃早餐，偶爾心情好也會來接她下班，再一起回家吃晚飯。

他第二次來的時候正好被羅媛看見了，揚著下巴示意杜思同看路邊停的車子，「梁總裁來好幾次了吧，他在追妳？」

杜思同撓了撓後頸，「也不是，就是……我無意中幫了梁總裁的忙，他這人比較客氣，總是想感謝感謝我，但我覺得舉手之勞不需要讓人家破費……哎呀，反正有點複雜，回頭我再給妳細說，先走了！」害怕羅媛再多問就要露餡，她匆匆忙忙道了別，趕緊衝上車。

梁瑾瑜見她跑得有點喘，嘆了一聲，「這麼迫不及待想見我啊，瞧妳跑的。」

杜思同白她一眼，「別鬧了梁總裁，我再不跑就得詳細跟人解釋為什麼你最近接我接得這麼勤快了！」她接過梁瑾瑜遞來的保溫杯喝了一口，燕窩溫度正好。

她緩了口氣，看他板著臉開車，突然想逗逗他，「我說啊，你這兩天來接我的次數比之前三年加起來都多，怎麼，突然覺得我還不錯，雖然結婚了但是不會管你，也不亂花你的錢，所以內心過意不去想補償我啊？」

這次是梁瑾瑜白她一眼，「自作多情什麼呢妳？妳每次回到家都那麼晚，我若先回去，老頭子隔三分鐘就要問我一句『思同呢』，煩都煩死了。」

杜思同碰了一鼻子灰，雖然有點沮喪，但也沒有太影響心情，反正她也沒指望能從梁瑾瑜嘴巴裡聽到什麼好話。她把手伸到暖氣口取暖，扁了扁嘴，把目光轉向車窗外。

梁瑾瑜不著痕跡的把暖氣調低一些，省得她吹得太燙手—這個女人太笨了，保不定等會兒就被燙得直抽氣，又可憐兮兮的看他，眼神就像一隻小貓般無辜。

他抿著嘴想笑，又忍住了，轉眼看見旁邊的女人雙手抵在暖風口，整個身體半趴在車門上隔著玻璃看外面，頭髮披在肩頭卷卷的像會跳舞。他下意識地抬手想摸一摸，碰到她髮梢時才反應過來，心裡突然覺得有些來氣，於是轉而握了大半拽了拽。

杜思同被他揪了頭髮，轉頭瞪他，「你幹麼？」

「擋住照後鏡了！」梁瑾瑜又是一臉不耐煩，「老實點兒坐好！」

「哦。」杜思同窩回椅子上。

隔了一會兒，梁瑾瑜發現她安靜的有點過分，抽空瞟了一眼，只見這人又握著手機傻樂，笑容不大，就是眼睛彎彎的，睫毛頻頻搗啊搗，搗得他心煩意亂。正好是紅燈，他踩了剎車，把車窗放下半截透了口氣，回頭見她還在樂，這回連嘴角都翹起來了。

他心想這女人腦子裡到底都裝著什麼東西啊，看個笑話就不能跟他分享分享嗎？幹什麼非要一個人偷著樂！

紅燈還剩兩秒的時候，他終於忍不住把手探過去抽走杜思同的手機，一臉嫌棄，看都懶得看她一眼，「車上玩手機會近視，妳不戴眼鏡都難看得拿不出手了，還敢玩！」

杜思同真是快被他煩死了……梁總裁，你安靜的開車不行嗎？！

隔天早上她好不容易成功忽悠了羅媛，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被 Maggie 叫進辦公室。

見杜思同進來，Maggie 把桌上的檔案夾推給她，「這是之前妳們交上來的企劃案定稿，我看過了還行，妳現在就給 In 送過去，重點部分詳細解釋一下，年後收了假正好他們給回覆，不耽誤時間。」

杜思同聽到 In 就為難，「Maggie 姊，一定要我送過去嗎？能不能……」

「妳有什麼不方便的嗎？」Maggie 工作的時候戴著眼鏡。她正低頭在辦公桌裡找東西，聽到杜思同拒絕，抬起頭來，一雙細眉挑起。

「我……」杜思同不太會說謊，有點結巴。

Maggie 重新低頭找東西，不搭理她。「若沒有就快去做事吧。」

她站了會兒還是想不到理由，最後只能哭喪著臉拿著檔案夾出去了。

收拾東西的時候，同事小美湊過來，一臉羨慕的說：「思同妳又要去見帥哥啦？」

杜思同一臉鬱悶，「這麼冷的天，不想去啊！」

「見不到的！」另一名同事湊過來，「聽說 In 的設計總監這兩天住院了，工作都堆著呢。」

「不是挺年輕的嘛，怎麼就住院了？」

「好像是勞累過度，胃出血。」那同事看起來也不知道是惋惜還是嚮往，「長得又帥，還這麼努力，怪不得年紀輕輕就做到總監。」

杜思同低頭笑了笑，沒說話，拿著東西離開公司前往 In。

她過去時林南果然不在，In 的設計副總監方科接過文件翻了翻，又遞還給杜思同。

「總監之前特別交代過，說 Y&M 送提案來的話他要親自看。杜小姐，麻煩妳再跑一趟吧，你們公司做的方案我也轉述不好。總監在市立第一醫院，我派個人送妳過去，好嗎？」

「放著等林總監回來再看不行嗎？」杜思同想到自己還得去醫院就更頭痛了，「等林總監回來上班後我再過來。他現在在養病，我去醫院打擾……不太合適吧。」

「有什麼不合適的？」方科按了內線，「小龐，你進來一下。」

杜思同拗不過，只能聽話的讓小龐開車送她去林南住的醫院。

路上，小龐跟她開玩笑，「杜小姐，你們公司女孩子多，若有合適的給我們總監介紹介紹吧，我們總監就是因為單身，一工作起來就不要命也沒人管。說來也奇怪，同樣是搞珠寶的，我們公司就狼多肉少，你們怎麼就那麼多女生呢？有次我過去，放眼一看滿辦公室都是正妹！」

杜思同被他逗得笑出聲，「雖然都是珠寶，不過你們搞投資，我們搞設計，能一樣嗎？我們公司這幫人經常買飯都算錯錢的，要是去你們公司做投資分析，那不得虧死啊！」

「還真是……我跟你講我女朋友啊，那天我們倆去吃飯，花了一百三十五，她付兩百，問老闆為什麼找她六十五不是七十五。」小龐深有體會，「我從洗手間出來時覺得簡直丟人丟到姥姥家了。」

兩人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，沒多久到了市立第一醫院門口。

杜思同在醫院門口買了一些水果，本來想去詢問處問問怎麼走，結果詢問處人頭鑽動圍了好幾圈，她想想還是算了，看了看大廳裡的分佈圖，確定一下位置，順著指示自己找。

走到某個樓梯拐彎處的時候，她似乎看到梁瑾瑜的身影一閃而過，她退了兩步折回來看，走廊上只有一個跟他差不多身形的男人。

杜思同使勁眨了眨眼，心想習慣真是太可怕了，自己居然出現了關於梁瑾瑜的幻覺！

繼續往前走，找了一會兒，很快找到林南的病房。

林南在打點滴，見她進來，神情有點懊惱，爬了一下頭髮，「坐。」

她把手裡的水果放到桌子上，拉了張凳子坐在床邊，然後把檔案夾遞給他，「你先看看，等下我挑重點部分解釋一下。」

林南半坐起來，接過檔案夾放在腿上，拍了拍，「現在不想看，等會兒再看吧。」

她站起身，「既然如此，那我……」

「妳明天再過來吧。」林南揉了揉眉心，「我人不舒服，今天不想談工作。」

他看起來真的有點倦。杜思同點了點頭，「那林總監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擾你了。企劃書不用急著明天弄好，改天等你好了再打電話談也行的，畢竟來回跑也不方便。」

林南手撫了撫額頭，仰起頭看她，「陪我坐會兒說說話吧，我一個人在這兒，一天說不到十句話。」說著，他淡淡的微笑起來。

這個時候的林南有點懨懨的，不像她印象裡意氣風發的少年，也不像最近合作相見時銳氣逼人的男人。杜思同心裡其實並不願意和他談，但是轉念一想，又想聽聽他還能跟自己說些什麼。

她重新坐下來，轉頭拿起桌上的蘋果削了起來，削完了她也沒讓給病人，自己咬了一大口。

林南笑了，「我覺得妳像是在咬我。」

一點也不好笑。杜思同看了他一眼，又咬了口蘋果，「想說什麼說吧。唔……在國外怎麼樣？發展挺好這點我看出來了，短短三年多就空降 In，好本事。不過想想也對，HRD 奪冠呢，多好的名頭啊。」

林南苦笑，「我知道妳會怨我，可是同同……」

「別。」杜思同豎起一隻手做制止狀，「咱倆不熟，叫我杜思同。」

「妳聽我解釋不行嗎，非要這麼跟我說話？」林南歎了口氣，雙眼深沉地看著她，「我知道不跟妳聯繫是我不好，但是最一開始我根本聯繫不到妳。」

杜思同低頭咬了口蘋果，牙齦有點疼。

林南看著她，低低道：「我知道妳怨我用了 NT 的名字、用了妳的設計得到 HRD 大獎，但我真的是被逼得沒辦法了，妳知道當時我有多難過嗎？妳父親那麼強勢，我根本爭不過。出國以後我拚了命想早點出頭，我用自己的設計和 NT 的設計參加了 HRD 只是想多一個機會，早一點出頭，不，我是想早點變得有錢！」

「妳知道嗎，那天我們去吃的那家餐廳，當年妳父親就在那裡問我：『這些菜都是同同愛吃的，你負擔得起嗎？』當下我心裡彷彿被刀割一樣。我連自己心愛的女人想吃什麼都請不起，又能拿什麼讓妳幸福？我一直覺得我的就是妳的，妳的就是我的，雖然我用了妳的設計出人頭地很下作，但是等我們重新在一起，NT 照樣是原來的 NT，我可以公開 N 是南，T 是同！妳就不能看在我這麼拚命都是為了妳的分上，原諒我一次嗎？」

杜思同抬頭看他，笑得有點勉強，「已經沒有意義了。」

「怎麼會沒有意義？妳明明沒有訂婚，為什麼要騙我？」

「你比以前厲害多了。」杜思同岔開話題，指了指他的臉，他的目光直接又專注，隱約還有點侵略性，「你現在看我的目光，就是我說的厲害。」

林南冷不防聽見她這麼說，笑了笑轉開視線讓情緒緩和一下，又看向她，「妳為什麼要騙我說妳訂婚了？」

杜思同轉了轉眼睛，像在思考，臉上浮起一層笑意，「我沒有騙你，只是沒有全盤托出。你也別生氣啊，我不是只對你隱瞞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。其實我已經結婚三年了，你那天撿到的，真的是我的訂婚戒指。」

林南被她一本正經的神情逗樂，「學壞了啊，說的跟真的似的，妳隱婚妳爸爸會同意？」他壓根不相信她的話，

「你怎麼知道我爸爸不會同意？」她歪了歪頭，依稀又是當年那個可愛的女孩子，臉上帶著笑容，心裡卻不知道是快意還是難過，「三年前九月中旬我訂婚，十一月底辦結婚登記，沒有請客。老公的家庭就是……我爸爸希望的那種家庭。」

林南微微瞪大眼，但他很快隱藏好情緒，淡淡的說：「哦。」

她垂下目光，「就是這樣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走了。」

從林南病房出來的時候，杜思同覺得這和自己設想過的情節不太一樣。她曾想過許多種跟林南提起自己已婚時的場面，幻想中林南的表情有痛苦有漠然，有試圖挽回也有祝她幸福……她更想過很多次自己此時此刻的心情，有發洩後的痛快，有壓抑後的委屈，也有刺傷他以後的快感……然而，林南只是平靜的「哦」了一聲，而她也只是談論了一件普通的小事。

曾經那麼痛苦過，如今也全都過去了。

杜思同看了看錶，已經快到午休時間了。她想到隔三差五去公司接自己吃午飯或者一起回家的梁瑾瑜，掏出手機想打個電話給他，別讓他撲空。

手還在包裡摸索，突然，她的手頓住了一她看到對面那棟樓的二樓走廊上，梁瑾瑜正陪著一個女人慢慢往外走。

那個女人顯然跟梁瑾瑜非常熟悉，他們好像說了什麼，她笑起來，輕輕拍了下他的肩膀，又稍微的往外推了推。他們之間的距離因為這一推稍微遠了些，但是很快又並肩走在一起，轉彎下樓了。

杜思同突然想起這幾年來，關於梁瑾瑜的各種傳聞，其中最核心的詞語就是一風流。

而那個女人是 A 市時尚圈裡最頂尖的一位，梁氏設計總監嚴馨。她在梁氏從最底層開始逐漸爬到設計總監，給梁氏立下許多汗馬功勞，而且最難得的是她不僅有才華，更有美貌，像枝帶刺的玫瑰，也是梁瑾瑜喜歡的類型。

杜思同在樓上多站了一會兒，估摸著梁瑾瑜已經離開這才下樓。到一樓大廳的時候她幾乎是下意識地又看了一遍醫院的平面位置圖，看到那棟樓的二樓寫著「婦產科」、「檢驗科」。

她站在醫院大廳裡自嘲地笑了笑，為自己剛才想給梁瑾瑜打電話的念頭，也為最近自己逐漸和梁瑾瑜和緩的關係。

居然會對他有期待……她真是昏了頭了。

梁氏人事部經理張澤凱剛剛抱了兒子，太太馮倩因為剖腹產還在住院，A 市講究探病都要上午去，所以梁氏高層有老婆的都打發老婆來探望，沒老婆的就分批來醫院道喜。

梁瑾瑜過兩天要出國一趟，今天抽空過來，嚴馨正好上午也得空，聽到梁瑾瑜要去醫院，順便跟他一起過來。

探望新手父母梁瑾瑜還真沒什麼經驗，嚴馨是個女人，做事也比較細膩，總比他要方便一點。於是他跟張澤凱在外面聊了會兒天，嚴馨進去見馮倩，順便幫梁瑾瑜送出一份紅包，算是替他解決了一個大麻煩。

離開時由於醫院停車場爆滿，梁瑾瑜開車出來稍微耽擱了一會兒，嚴馨上車後凍得直打哆嗦，「總裁總裁，好冷啊，暖氣調高點！」

他嗯了一聲，無意識地朝後視鏡看了眼，看見正從醫院大廳門口出來的……杜思同？他放慢了車速，邊擰著眉調暖氣邊瞟了好幾眼，惹得嚴馨也探頭。

「有什麼東西讓你老看這邊？」

「沒什麼，好像是個熟人。」這時候已經看不見人了，梁瑾瑜接了藍牙耳機撥號，等了半天沒人接電話，他有點惱，又撥了一遍，這次通了。

「喂？」杜思同的聲音傳過來。

「妳在哪兒？」梁瑾瑜問。

杜思同手都快凍僵了，手邊呵氣邊說：「正準備去吃午飯。怎麼了，我在公司樓下沒見到你的車啊？」

梁瑾瑜眉頭一皺，又看了眼左右的照後鏡，「去吧，下班後我去接妳。」

「看情況，再聯絡。」杜思同下意識想拒絕，「羅媛說想去買衣服，我也許陪她去逛逛。」

「……嗯，那先這樣。」說完，他掛了電話。

看梁瑾瑜臉色不太好，嚴馨小心翼翼的問：「發生什麼事了總裁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梁瑾瑜繞著醫院轉了一圈也沒找到杜思同，心想著這女人張口就騙人，跑得倒是挺快。

嚴馨大概是冷得厲害，雙手抵到暖風口取暖，一個不慎被燙得直抽氣，「好燙好燙！」她轉頭看梁瑾瑜，卻見他正盯著前面，也不知道在想什麼。

其實梁瑾瑜是正好看到前面岔路口的杜思同，她半低著頭，雙手插在口袋裡走路，看起來有點落寞的樣子，她脖子上的羊毛圍巾還是去年秋天他買的，買回來隨便丟到更衣室的櫃子裡，這是他一年多來第一次見她圍。

這次嚴馨終於發現了問題，順著他的目光往外看，只看到個背影，「總裁，那位就是你說的熟人？今天外面很冷的，不如叫她上車來吧。」

「嗯？不是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件事。」梁瑾瑜回過神來，又打了通電話，「喂，幫我查一下市立第一醫院住了什麼人。」掛了電話他加快車速，很快就拐彎準備上高架橋。

嚴馨覺得那個背影有點眼熟，但又好像不是什麼認識的人，忍不住不停地看後視鏡。

梁瑾瑜看見了，問：「看什麼呢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嚴馨笑了笑，「覺得她那個圍巾挺好看的。」

梁瑾瑜嗯了一聲。

嚴馨見他不搭話，又隨便找了個話題跟他聊天，「總裁，你是不是還不知道戒指戴在不同手指上的含義啊？」

「怎麼這麼問？」

「左手戴戒指有講究呢。」嚴馨伸出自己的左手，五指張開舉在眼前，她的食指上戴著一枚造型有點誇張的戒指，塗著裸色的指甲油，「食指和小拇指都是單身未婚的，戴在中指一般是戀愛中或者已經訂婚，戴在無名指上是已結婚，因為傳說無名指與心臟相連，最適合婚姻這種神聖的關係。總裁，你還沒結婚呢，戒指怎麼戴在無名指上？」她笑嘻嘻地說，表情有點俏皮，有點戲謔，和她平日在公司時的精明幹練不太一樣。

梁瑾瑜看了看自己的左手，又看了眼嚴馨，目光似有深意，「買的時候缺貨，中指戴不上去，我又急著走，只能買戴在無名指上的，大概老天也覺得我該結婚了吧。」

嚴馨捂著嘴輕輕地笑。

中午梁瑾瑜順便請嚴馨吃午飯，吃過飯梁瑾瑜載她到公司門口，她下車以後往後退了一步，打算等梁瑾瑜停好車，結果他又踩油門開走了，連招呼都沒打。

嚴馨看著車子開走，心沉了沉，恰巧背後有同事上來拍她肩膀，擠眉弄眼的說：「馨姊，總裁送妳回來？」

「想什麼呢芳芳！」嚴馨佯怒地瞪她一眼，又攬著她的手臂往公司裡走，「跟總裁去醫院探望張經理的太太，道恭喜的。」眼角眉梢都是笑意，臉都紅了。

梁氏裡誰不知道嚴馨對梁瑾瑜有意，芳芳當然挑她喜歡聽的說：「公司這麼大，總裁怎麼不邀請別人跟他一起去啊？我聽說下午總裁要到隔壁 B 市去的，那邊最大的商場開了專櫃，總裁過去參加明天的開幕典禮。這麼忙還送妳回公司，可見總裁還是挺在意妳的啦馨姊！」

嚴馨拍了拍芳芳的手臂，嗔道：「胡說什麼！我警告妳，回去別跟人亂八卦啊。」

因為中午打過電話，杜思同以為下班梁瑾瑜會過來，刻意早走了一會兒避開高峰期，沒想到出了公司大門，門口哪裡有他的影子。她頓時覺得心口有些堵，又折回大廳裡給羅媛打了個電話，約她去逛街。

快到年會了，女人總是覺得自己缺衣服。

說來也巧，在一家專櫃裡，她們正好遇見了也是來買衣服的嚴馨。

嚴馨進門的時候見沙發上坐著個女人，從背後看像極了中午在醫院見到的人，她裝作不經意地繞到前面去看衣服，順便看了一眼，覺得的確是有點眼熟，但是又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。

她拿了兩件長洋裝在身上比了比，有點拿不定主意，在鏡子裡看到杜思同朝自己看了一眼，嫣然一笑，「美女，幫我看看唄，這兩件哪個好？」邊說，她邊轉過身面朝杜思同，一手拎著一件給她看。

其實從嚴馨進門那刻，杜思同就認出了她，見嚴馨跟自己說話，她客氣地笑了笑，也沒站起來，靠在沙發上看嚴馨手上的衣服，習慣性用右手捏住左手兩根手指的指尖，朝左邊揚了揚下巴，「我個人比較喜歡左邊這件粉色的，不過妳可以都試試。」

「我男朋友也喜歡粉色，那我先試這件，謝謝妳啦美女！」嚴馨不露痕跡地看了眼杜思同的左手無名指，「結婚戒指真好看！」

杜思同低頭看了看，不知道怎地突然想起那天在豐園，梁瑾瑜穿了件粉色襯衫，要多騷包就有多騷包，說不定還真是他喜歡粉色……

她拿不準嚴馨是試探還是已經打聽到了什麼，心裡覺得有點好笑，「不是結婚戒指，是之前朋友幫忙買的普通戒指，趕時間買錯了號。現在結婚不都買大顆鑽戒嗎，哪有人戴這麼樸素的。」

聞言，嚴馨想到中午梁瑾瑜說他買戒指的時候也趕時間，她歪了歪頭，精緻的臉上帶了點嬌俏，「那倒是，妳這麼漂亮，男朋友肯定會送妳兩克拉以上的。我先去試衣服囉！」她舉了舉手中的衣服，笑咪咪的鑽進試衣間。

她剛進去，試好衣服的羅媛出來了，站在鏡子前，揪著裙襬一臉不滿意，「大夏天的我居然胖了！怎麼感覺這小肚子跟懷孕了似的？思同思同妳幫我看看，還合適不？頭次試粉色的衣服，感覺好不適合我……」

杜思同離遠了點幫她看，羅媛皮膚帶點小蜜色，並不是特別的白，穿粉色確實不是很好看。她嘟著嘴搖搖頭，「一般。」

羅媛手叉在腰上側身打量自己，滿是嫌棄，「S型都快保持不住了，我最近果然是心寬體『胖』！」

「明明就保持得挺好啊，妳幹麼那麼較勁？」杜思同重新坐回沙發，「妳才剛過五十四就又要節食，人生樂趣都沒了。」

羅媛彎腰把臉湊到她旁邊，認真說：「我跟妳不一樣！妳就是七、八十公斤也沒人笑話妳，我要是胖點兒，遇到某些臭不要臉的不得嘲諷死我！跟妳說什麼才是動力，買個菜都要打扮的跟去參加晚宴似的，一定要保證在遇到賤人的時候永遠都是最好的狀態，這才是動力！」

杜思同嘴巴張成「O」字型，表示了解。

羅媛直起身又照了照鏡子，問旁邊的店員，「這件還有別的顏色嗎？我挺喜歡的，就是顏色不合適。」

店員還沒說話，另一間試衣間的門開了，嚴馨試穿好衣服走出來，羅媛扭頭看見嚴馨，白了她一眼，站在大鏡子前接著看效果。

嚴馨這時候終於想起來杜思同哪裡眼熟了，原來是羅媛的好朋友。

她也不跟羅媛擠，就著試衣間門上的鏡子左右看了看，又轉身給杜思同看，「美女，怎麼樣？」

杜思同點點頭表示合適。

羅媛回頭瞪了杜思同一眼，瞪得她莫名其妙。

這時候嚴馨笑咪咪地說：「粉色還是得皮膚白穿著才好看，對吧媛媛？」

「對啊，皮膚白穿粉色好看，綠色也挺不錯的。」羅媛轉頭笑咪咪地看嚴馨，表情特別誠懇，說的話卻帶了諷刺，「聽說丁宇凡被某個見異思遷、專釣有錢男的女人甩了以後，失魂落魄了好久，真的假的？」

嚴馨面不改色的回答，「這我可不知道，我跟丁宇凡不熟，好幾年沒見了。我先進去換衣服了。」

她轉身進了換衣間，羅媛死死盯著她進去的那扇門，眼神裡滿是憤怒。

杜思同輕輕拍了下她的手，「妳怎麼了啊，突然這麼說話？嚇我一跳。」

「看到沒？」羅媛點了點嚴馨的試衣間，「百密一疏就是我今天這種了，平常打扮得再光鮮亮麗有什麼用，碰到賤人的時候我居然正好換了這麼蠢的衣服！」

因為隱婚，杜思同還真的很少跟羅媛談起感情這回事兒，她朝試衣間努努下巴，問道：「丁宇凡是誰，妳前男友？」

「我就一任男朋友！」羅媛又看了眼自己身上的小禮服，扭頭往試衣間走，「換掉換掉，這件我不要！看著這粉色我就覺得跟嚴馨似的，帶股小妖精味兒！」

店員在旁邊一臉囧樣，擰著兩條眉毛看了眼杜思同和羅媛……他們家衣服招誰惹誰了這是？

羅媛出來的時候，嚴馨已經走了，而對方並沒有買下那件衣服。杜思同看她興致明顯低落，用手肘頂了頂她，「說說唄，看妳憋的一臉菜色，等會兒吃東西都吃不下。」

「也沒什麼好說的，我就是看她不順眼。」羅媛扭頭，「我跟嚴馨是高中同學，哦不，是閨蜜。她平常看起來一副女神樣，幹的卻盡是婊子會做的事兒。」

「大三的時候我跟我爸媽還有丁媽媽出國玩一個禮拜，中途嚴馨過生日我沒辦法去，就讓丁宇凡那個傢伙幫忙送禮物給她，沒想到那個臭不要臉的把自己打包送她床上了！」

「我回來的時候丁宇凡約我見面，我還買了個白金戒指要送他，結果他是來找我分手的，說他得對嚴馨的第一次負責！」

「嘩，我不知道別人還不知道嚴馨啊，她這輩子有五、六個第一次，根本是非人類了好嗎？那天我氣得隨手就把戒指扔了。」

說著她摸了摸鼻子，一臉惋惜，「現在想想我真是蠢死了，戒指留著也行啊，我還能送給下一任。」

杜思同被她最後那句總結囧了一下，「雖然我挺想安慰安慰妳的，但是妳還能想著送下任，估計沒什麼大事。」

「我不是氣丁宇凡，是氣嚴馨！」羅媛又一臉不忿，「妳知道嗎？嚴馨從高中開始交的男朋友哪個的第一屬性不是有錢啊，丁宇凡最多就是小康家庭，平常嚴馨根本不會正眼看一眼的那種，就因為是我男朋友她就非要睡一睡，媽的！後來丁宇凡也沒負責成功，沒兩個月嚴馨就跟一個體育系的富二代好上了，聽說丁宇凡氣不過還糾纏了挺久，我現在想想，當初我也真是瞎了眼，居然能看上丁宇凡這種貨色。」

「行了行了，都多久以前的事兒了，妳還得感謝嚴馨讓妳脫離渣男。」杜思同安慰她，「順便跟這種閨蜜劃清界限，以前付出的就當餵狗了，反正都過去了不是嗎？」

「嘩—」羅媛嗤之以鼻。

聽了一晚上「姊妹如手足，男人如衣服」的論調，杜思同回家的時候又晚了。

她拎著幾個大大的袋子進了門，東姨邊接過手邊說：「太太，先生出差到 B 市去了，今晚不回來。」

杜思同嗯了一聲，「爸爸睡了嗎？」

「睡了。」東姨說，「太太吃過飯了嗎？」

「吃了。」杜思同換了鞋子，「早點休息吧東姨，我也上樓了。」

東姨看她神情淡淡的，以為她生氣了，解釋說：「先生說給您打電話您關機了，所以才打到家裡來的。」

杜思同掏出手機一看，果然是關機了，估計是沒電吧。

她突然想到梁瑾瑜那個滿是曖昧短信的手機，心想要到底是梁瑾瑜有手段還是現在的女人底線太低，居然能容忍他上午陪自己去婦產科，下午就打電話給別人說晚上不回來了？杜思同自問沒有這個氣度，自己雖然婚前跟梁瑾瑜講明互不干涉，但以前他也很少讓她聽到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。

她想起梁瑾瑜面對自己總是滿臉嫌棄，這也不對那也不對，但是面對別的女人的時候竟然會笑，笑起來還挺好看的，突然就覺得心底有點堵，不想多說什麼就敷衍了東姨一句，「知道了。」

她上樓洗澡睡覺，睡前躺著看了會兒書。東姨輕輕敲門，「太太，先生打電話回來說給您熱杯牛奶，您睡了嗎？」

「還沒呢，進來吧。」杜思同覺得梁瑾瑜真是一心多用的榜樣，「牛奶放床頭就行了，東姨，妳早點睡。」

東姨笑咪咪地看她，「先生說電話還是打不通，要我來跟太太講，如果還沒睡著的話就起來給手機充個電。」

這人煩不煩！

杜思同心裡不滿，卻也不想對無辜的東姨發火，點點頭表示知道了。等東姨出去，她喝了牛奶，刷牙睡覺……至於幫手機充電開機？她開什麼機啊，等梁瑾瑜在別的女人床上給她打電話嗎？她腦子又沒有毛病。

躺下以後杜思同翻來覆去睡不著，起身拿了個蒸汽眼罩戴上，淺淺的玫瑰味熏得人暈乎乎的，眼看就要睡著了，突然聽到電話響，她氣急敗壞地找了半天才找到抽屜裡的手機，一臉煩躁的接起來，「大半夜的你最好有個非打電話不可的理由！」

「這麼早就睡了？」梁瑾瑜聽出她聲音低啞，腦子裡想像的是她身披淺橘色真絲睡袍的旖旎模樣，聲音不自覺地放低了一些，「到家怎麼也不給我打個電話？」

杜思同窩火死了，「你半夜打電話就為這個事兒？」

「怎麼，妳還真睡著了？」他打了個呵欠，「這麼一說我也有點睏了，那一起睡吧。」

杜思同氣笑了，「梁先生，你這話說的挺有意思，誰跟你一起睡啊？再說你人走了抽屜裡還放個開機的手機又是哪個意思？」

他嘆了一聲，「誰惹妳了，這麼大脾氣？」

「剛睡著就被吵醒，我還得樂呵呵的伺候你啊？」杜思同諷刺地笑了笑，「還有啊梁總裁，躺別的女人床上就別分心查老婆勤了行嗎，很掉價的。」

「梁太太，妳哪隻眼睛看見我躺在別的女人床上？」梁瑾瑜先是詫異了一下，但是很快反應過來，低聲笑了，「我說妳怎麼火氣這麼大，原來是我晚上不回家妳不開心啦？明天 B 市這邊的時代廣場有專櫃開幕剪綵，我參加完就回去了，會給妳帶禮物。」

「誰稀罕！」杜思同嘟囔了句。

這時恰好有人敲門進來，是梁瑾瑜的特助宋昱，「總裁，明天的流程已經定了，您再看看有什麼需要補充的嗎？」

梁瑾瑜嗯了一聲，示意他稍等，接著對杜思同說：「我這邊還有點事，妳早點睡吧，先掛了。」

隔著手機，杜思同也聽到宋昱的聲音，詫異他真的是去出差而不是陪嚴馨，下意識地說了一聲好。

梁瑾瑜等了會兒見她沒掛電話，問：「嗯？怎麼了？」

「哦，沒事沒事，你忙吧。」杜思同反應過來，「忙完了早點休息，掛了啊。」

掛了電話，杜思同長吁口氣，腦子裡亂七八糟，梁瑾瑜原來真的是去工作，他沒有騙她……回頭想想，自己剛才說話的時候……語氣挺酸的。

不得不說，她被自己會介意梁瑾瑜和別人在一起這個念頭嚇了一跳。

梁氏新店開幕，梁瑾瑜從一大早就開始盯著，一直到過了中午才算把這邊的事情忙完。他回酒店稍微休息了一下，準備回 A 市。

宋昱幫忙收拾東西，臨走前問了句，「總裁，您還有什麼事要辦嗎？」

「沒了，走吧。」梁瑾瑜穿上大衣，突然想起上午去梁氏專櫃的路上，無意中看見車外一個專櫃的櫥窗裡有一件嫩粉色的長洋裝非常漂亮，杜思同皮膚白皙，穿起來肯定很好看，於是改口說：「繞時代廣場走，我去那邊買點東西。」

宋昱笑了，「總裁也要去買豆沙酥嗎？時代廣場旁邊有條巷子裡的豆沙酥很好吃，我女朋友知道我要來出差，一連打了三通電話要我千萬別忘記帶豆沙酥給她。」

「這麼好吃？」梁瑾瑜倒是不知道，「那等會兒幫我也帶一點。」

宋昱笑著點頭答應。

到了時代廣場的地下停車場，恰巧遇到這邊爆滿。梁瑾瑜打發宋昱下車去買豆沙酥，自己和司機轉悠一圈找車位，等了好一會兒才遇到有人讓出車位，於是她給宋昱打電話，報了停車地點，「司機在車上等你，等會兒你把買的東西放車上，進時代廣場一樓後給我打電話。」掛了電話他又吩咐司機，「你先等會兒宋昱，等下要是想逛跟他一起上來。」

梁瑾瑜搭電梯來到一樓，也不著急，一路閒庭信步，給自己添置了兩條領帶和四件襯衫，買了件大衣。領帶和襯衫還好，加了大衣就顯得很沉，刷卡的時候正好宋昱打電話來，他報了位置就坐在店裡的沙發上等他們過來。

宋昱過來時見他腳邊放著好幾個袋子，笑嘻嘻的說：「總裁買買買，小特助就只能認命當苦力。」

他指指一整排的衣架，「自己去挑。」

「您付錢嗎總裁？」見他點頭，宋昱特別做作的眨眨眼，「天啊，我就知道跟著總裁都是出肥差！」

宋昱性格外向圓滑，見梁瑾瑜心情好，偶爾也會故意噁心人一下，調節氣氛。

梁瑾瑜嫌棄地白他一眼。

宋昱和司機各自挑了幾件，最後宋昱雙手都是袋子，「總裁，還買嗎？」

「嗯……我們去那邊看一下。」梁瑾瑜指著不遠處的一家店，「那家。」

宋昱點點頭，「那家店的女裝非常好，男裝偏休閒。」

梁瑾瑜邊走邊嗯了一聲，「櫥窗裡掛的那件洋裝不錯。」

宋昱了然。

很快，梁瑾瑜停在那件嫩粉色的長洋裝前，上下打量了一下，越看越滿意，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杜思同穿上它的樣子，於是拿出手機拍了張照片傳給杜思同：喜不喜歡？

拍完照片，他抬腳往店裡走，打算買下來。

宋昱跟在他旁邊，覺得這衣服很眼熟，「總裁，您要買這件？」

梁瑾瑜報了尺寸，櫃姐已經在查貨了，聽到宋昱這麼問，他回頭，「怎麼了？」

「有點兒眼熟。」宋昱思索著，「我好像有在誰的微博裡看見過類似款，不確定是不是同一件……這個您肯定是送人，萬一撞衫……啊我想起來了！嚴馨，那天嚴馨在微博裡 PO 了一張照片，我找一下。」說著掏出手機找了起來。

很快的他找到了，時間就在最近，嚴馨發了穿著嫩粉色長洋裝的訊息：這件衣服好美，今年年會有戰袍了！

梁瑾瑜就著宋昱的手機看了看，別說，還真是同一件。

宋昱見總裁的眉頭都皺起來了，顯然有點不高興，四處打量了一下，目光一亮，「粉色太嫩了，壓不住場，總裁您要不看看那件？」他朝店裡正中央的模特兒身上一指。

梁瑾瑜順著他的手指方向看，忍不住挑了挑眉—那是一件淡紫色貼花鑲鑽曳地長禮服，腰間一條細細的同色腰帶，樣式簡單卻十分優雅。

櫃姐見了連忙說：「先生，這淡紫仙紗只有一件，純手工縫製，尺碼的話……您剛才報的尺寸若沒有意外是可以穿的。」

「那就這條吧。」梁瑾瑜指了指模特兒，「刷卡。」

杜思同收到訊息的時候，正和羅媛一起在 Maggie 辦公室裡，Maggie 見她們進來，把手裡的筆蓋一蓋，「坐。」

等她們坐好，Maggie 也給兩人倒好了水放在面前，「這不是年底了嘛，梁氏按照慣例要辦時尚晚宴，上午送了四張邀請函過來，有妳們倆。記得好好打扮打扮，特別是妳啊思同，每年年會都穿那麼樸素，這次可不行呀，就算不能豔壓群芳，也不能被群芳給豔壓了，懂嗎？」

羅媛哈哈大笑，杜思同則是很無言，「……知道了 Maggie 姊。」

「妳們只管買，在合理範疇內，治裝費公司負擔。」Maggie 交代，「當然了，任務也有，懂吧？」

羅媛撩了撩頭髮，「Maggie 姊，今年要色誘誰啊？妳說，看在治裝費的面子上，我會酌情考慮犧牲的！」

「怕妳沒本事色誘到人呢！」Maggie 笑罵著，「跟 In 的合作已經基本走上正軌了，老闆的意思是明年爭取再跟梁氏談成長期合作，畢竟我們公司主要是設計為主，行銷管道較弱，跟梁氏合作也算是大樹下面好乘涼。不過呢我也不指望妳們倆能一次就搞定，留個心眼兒吧，有機會就上。明白？」

羅媛吹了聲口哨，「梁總裁肯定會出席啊，那叫一個絕色，Maggie 姊姊讓我倆去色誘他不是開玩笑吧？梁總裁每天看鏡子裡的自己估計就滿足了。」

杜思同想了想早上梁瑾瑜對著鏡子說「魔鏡魔鏡，誰是世界上最美的男人」的畫面，忍不住嘆噓笑了出來。

「欸……也不一定哦。」羅媛想起杜思同最近跟梁瑾瑜走得近，挑了挑眉，有點不壞好意地看她，「也許就色誘成功了呢。」

杜思同拚命給羅媛使眼色，讓她閉嘴。

Maggie 戳了羅媛一下，「行了，沒事就出去工作吧，跟 In 的案子別放鬆啊。」

「好咧！」羅媛賣了個萌，「那我們先出去啦。」

杜思同也對 Maggie 點了點頭示意，兩人一起出了辦公室。

剛出來，羅媛就湊到杜思同身邊，手挽在她的胳膊上，用肩膀頂了頂她，「我說，梁瑾瑜真的不是在追妳？」

杜思同正色道：「妳看看我的臉，摸著良心說，梁瑾瑜會不會喜歡我？」

羅媛還真的端詳了她一會兒，一臉惋惜，「雖然妳也算是個美人兒了，不過梁總裁美得傾國傾城，比起來妳真的是清粥小菜了，唉。」說著還拍了拍她的肩膀聊表安慰。

這又像誇獎又像貶低的語氣是怎麼回事……杜思同瞪好友一眼。

回到座位，杜思同看了看手機，這才發現梁瑾瑜傳訊息來。她滑開手機看見照片，下意識地想起那天和羅媛逛街遇到嚴馨的事情，照片上的衣服跟當天嚴馨試穿的有八成像，但仍有些微的不同，也更漂亮，但她想到的除了這件事，還有嚴馨說她男朋友喜歡粉色……

思及此，她回覆梁瑾瑜：不喜歡，我不喜歡粉色。

這會兒梁瑾瑜已經在回 A 市的路上了，剛上高速公路。他本來打算休息一下，拉起了車窗兩側的遮陽板，閉著眼，眉眼漸漸舒緩。

他的手機在宋昱那，感覺到手機震動，宋昱拿出來看了看，發現是一條簡訊，發件人寫著：老婆。

宋昱回頭看了一眼梁瑾瑜，正在猶豫要不要叫他，梁瑾瑜深呼吸了一下，眼都沒睜，聲音淡淡的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是夫人。」宋昱問：「簡訊，要看嗎？」

梁瑾瑜睜開眼，手往前伸。宋昱連忙往後探過身體，把手機遞到他手裡。

他半瞇著眼看簡訊，然後動手指回覆她：嗯，我也不喜歡。

杜思同收到，撇撇嘴：那次在豐園吃飯，你不是穿了粉色的襯衫？

超級無聊夫妻檔開始聊天—

梁瑾瑜挑眉：有嗎？妳觀察我倒是觀察得挺仔細。

杜思同扁嘴：因為週末才吵架，週一某些人就心情好的穿粉色，所以我很不爽。

梁瑾瑜了然：那妳喜歡什麼顏色？

杜思同皺眉想了想：欸？我沒什麼不喜歡的顏色吧。

梁瑾瑜無語：妳剛剛才說不喜歡粉色。

杜思同撓著下巴想了想，絕對不承認自己是嫉妒：除了粉色，我沒有不喜歡的顏色。

梁瑾瑜看著簡訊，想像了一下杜思同死鴨子嘴硬的表情，薄唇不自覺地勾了勾：下班我去接你，乖乖等我。

這個話題轉換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？杜思同瞪眼，抬頭看了看不遠處的羅媛，苦哈哈的打字：我今天要加班，也不知道幾點才能下班，你從 B 市回來了？回家裡待著休息吧，我下班自己回去就好了。

沒多久收到梁總裁回覆：給你一個小時的加班時間，六點半下樓。

杜思同又偷偷瞄了羅媛一眼，心想這種躲躲藏藏的偷情感是怎麼回事？！

那邊宋昱已經回頭看了好幾次自家總裁，表情目瞪口呆—他跟了總裁這麼久，還是頭一次見他這麼有耐心的打、簡、訊！而且還笑容蕩漾一臉春色！

這真的是平常總是一副看什麼都不順眼的總裁大人嗎？！

宋特助頓時覺得手機那端的梁太太真是個不可小覷的女人。

杜思同準時六點半下樓，果然見梁瑾瑜的車子已經在樓下。駕駛座的車窗半開，是司機的臉，見她出來朝她招了招手示意。

她鑽進後座，梁瑾瑜聽見動靜睜開眼，打量了她一下又挑毛病，「你是怎麼回事？灰頭土臉的。」

她無語，這人一開口就不可愛，「進資料室一趟，不過就是找舊資料沾了點灰塵，哪裡有灰頭土臉那麼嚴重啊！」

梁瑾瑜用眼神示意她坐過來一點，「想吃什麼？」

杜思同眨了眨眼，「前兩年我還沒怎麼注意到……梁先生，你的思維一直都是這麼跳躍的嗎？」

「請說我腦袋轉動迅速。」梁瑾瑜得意的揚了揚眉。

他們在外面吃飯，讓司機先回去，吃過飯梁瑾瑜開車，杜思同習慣性地拉開副駕駛座的門，發現座位上放著個大袋子，於是又想關門坐到後面去。

梁瑾瑜看了眼，「上來吧。」說時便拎起袋子放到後座去。

杜思同上了車，隨意的說：「那是什麼？那麼大一袋。」

「禮物。」他輕描淡寫，把手裡比較小的盒子遞給她，「說好給你買禮物的。」

杜思同以為他說的是這個小的，低頭邊看邊問：「這是什麼……啊，豆沙酥！是時代廣場旁邊巷子裡那家嗎？」

「你知道？」梁瑾瑜見她一臉雀躍，有些詫異，「我是聽宋昱說的，他女朋友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買，說是特別好吃，我就順便給你帶了點兒。」

杜思同道謝，「謝謝你的順便啊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也喜歡。」他說得自然，「如果知道的話，肯定會專門去給你買。」

杜思同轉頭看了看他，沒有搭話，重新低下頭拿了一塊豆沙酥放進嘴裡。又軟又酥，甜而不膩，好吃得令她忍不住瞇起眼來，嘴裡鼓鼓的說：「怪不得說吃點好的，人生觀都能改變……真是好久沒吃過的好味道了呢！你要嘗嘗嗎？」她手裡又拿起一塊，朝梁瑾瑜舉了舉。

她其實只是客套，因為梁瑾瑜不喜歡吃甜的，沒想到他頭都沒回，側過身張開嘴等她餵。杜思同頓了頓，才把一塊豆沙酥塞到他嘴裡，「你不是不喜歡吃甜嗎？還跟我搶。」

「嗯，確實不好吃。」他滿嘴豆沙酥，說話有點不太清楚，「太甜了。」

她窩在座位上哼了哼。

他突然伸過手，在她頭上摸了摸，「真的這麼喜歡？那週末我開車帶妳去買，想吃多少買多少。」

梁瑾瑜的動作太親暱，她抬起眼偷偷看了看他，想問那天在醫院看到他和嚴馨在一起的事，想問他是不是嚴馨懷孕、孩子是誰的，但又覺得現在氣氛很好，最後還是把一肚子話都吞了回去。

回到家，梁瑾瑜從後座把那個大袋子拎出來，指揮圍上來的傭人們從後車廂拿他的衣服去洗，杜思同見了奇道：「這麼大的袋子到底裝了什麼？你竟然紳尊降貴自己拿。」

他斜睨她一眼，「都說了是禮物，妳確定要自己拿？」

她連忙搖頭。

進了屋，梁楷已經睡了，東姨還醒著，見他們倆一起回來，臉色也都還好，暗暗鬆了口氣，轉身進廚房去給杜思同熱牛奶。

梁瑾瑜把袋子放在桌上，努了努下巴示意她打開看，這會兒燈光大亮，她看見袋子上的品牌名字，知道是衣服……但是這麼大的袋子，到底是什麼衣服還真的猜不到。

她蹲下去，把盒子從袋子裡拿出來，特別沉，揭開盒蓋，她忍不住「哇哦」了一聲。

禮服在盒子裡安靜的躺著，最上方正是正面，胸口處往下是加了內襯的，但是脖子和鎖骨處只有薄薄的一層紗，鑲著鑽，杜思同都可以想像穿在身上是怎樣優雅而誘惑。她伸手把洋裝拿起來，只覺觸感極好。

「去試試。」不知道什麼時候梁瑾瑜已經坐在了沙發上。

她歪頭看他，「好。你等會兒再去洗澡，先幫我看看合不合身。」說完捧著衣服就往樓下的衣帽間跑。

這件禮服的裙襬有些長，杜思同愛乾淨，嫌拖在地上會髒，所以是捧著裙襬走，顯得很吃力。

梁瑾瑜看著她耳邊的頭髮掉了一縷，手都撐在沙發上準備站起來幫她一把了，想了想還是坐了回去。

沒多久杜思同換好衣服出來。她把頭髮隨意的盤了一下，臉頰兩側的髮絲有一些不聽話地跳出來，倒是顯得靈動。她原本就骨架偏小，人也瘦，裙子的上半身極其服貼，腰帶一繫纖腰顯得更細，裸色的高跟鞋隱藏在裙襬內，高腰的設計讓雙腿看起來更加修長。

她雙手拎著裙子，低頭打量自己，「原來全身都鑲了鑽，這麼奢華的設計居然還滿優雅的。欸，怎麼樣？回頭找個樣式簡單點的耳墜和手鍊來配，不需要戴項鍊了，前面都是鑽……啊，會不會有點太透？」

「五分袖妳還覺得太暴露？」梁瑾瑜笑話她，「不該露的都嚴嚴實實的裹著，再遮嚴點兒妳還不如穿最保守的套裝。」

杜思同嘟囔，「我說的是後背啊，誰說前面了，整個後背只有一層紗耶。」她轉過身給梁瑾瑜看，果然後背只有一層非常薄的紗，隔著紫色輕紗和鑲嵌的鑽，她白皙纖瘦的背部一覽無遺，「喏，這衣服可以直接去紅毯了。」

梁瑾瑜還真沒注意這衣服的後背是這樣的，這會兒見杜思同轉身給自己看，眸色越發幽深。

杜思同回頭朝他嫣然一笑，像多年前的那時候，明媚而又毫無防備，「怎麼樣，還行嗎？」

梁瑾瑜冷靜自持地站起來，腳步沉穩地走到她身旁，雙手握著她的肩膀，讓她站在自己的正前方。他上下描摹了一圈她精緻的眉眼，小巧的鼻子和嫣紅的嘴唇，修長的脖頸，高聳的……他眸底一暗，突然把她打橫抱了起來。

「喂，你幹什麼啊！」杜思同嚇了一跳，又不敢叫太大聲怕驚動東姨，只能輕輕捶他的肩膀，「喂，梁瑾瑜，你幹麼！」

他抱著她上樓，她衣服上鑲的鑽磨得他手疼，她又不安分，拚命掙扎著要下來，他甚至覺得那些鑽約莫已經劃破他的皮膚了。不過這會兒哪能說鬆手就鬆手，他雙手緊了緊，腳步不停，視線對上她的，「別亂動，東姨聽見動靜出來了我無所謂，可是妳……」

杜思同又羞又氣，使勁兒掐了他的胳膊一把，那含羞帶怯的眼神和紅得滴血的臉蛋讓梁瑾瑜心裡的邪火更盛。

他三步併作兩步上了樓，一腳踢開臥室門又一腳把門踢得關上，將她扔到床上之後反手鎖了門。杜思同跌進柔軟的床裡，衣襪剛好卡在高跟鞋，半天掙不出來。很快梁瑾瑜就到了床邊，居高臨下看著她，眼神裡的慾望毫不掩飾。

杜思同指著他，「走開，你別亂來啊！」

梁瑾瑜雙手撐在她身體兩側，對她眨眨眼，笑得風華絕代，「今天才買的新衣服，妳都給壓皺了，我幫妳換下來怎麼樣？」

「不需要！」她扭了扭，試圖從桎梏中掙脫出來，「我自己去衣帽間換，你起來。」

他搖頭，聲音低得像在呢喃，「怎麼老是不聽話……」

杜思同求饒，「停停停，你起來讓我換件衣服行不？」

「真吵！」他總結了一句，然後低頭堵住了她的唇。

很快的，室內響起動人的喘息和呻吟聲……

過了許久，兩人一同攀上高峰，杜思同已經被折騰得精疲力盡，睜得要命，梁瑾瑜倒是精力旺盛，還能抱她去洗澡，洗到一半他突然想起來。

「要辦時尚晚宴了，今年妳做我的女伴吧。」

杜思同靠著浴缸，眼睛都懶得睜，「不太好吧，我也收到邀請函了，得跟我們公司的人一起出席。」

「妳也收到了？」他皺眉，「是邀請妳的，還是你們公司點名妳去的？」

她睜了一半眼睛看他，整個人都慵懶的，「不是你弄的？」見他好像真的不知道，又說：「邀請我的啊，我們公司就四個，有我和羅媛。」

「這又不妨礙妳做我女伴。」他繼續遊說，「每年這個時候都要找女伴，我又不是沒老婆。」

他語氣裡夾雜著不滿意，顯得有些孩子氣，杜思同閉著眼睛嘻嘻笑了，胡亂抬手拍了拍他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拍在了臉上，「梁總裁真會開玩笑，你什麼時候缺過女伴啊？哦對了，你也知道我們Y&M是小公司，今年年底終於跟In達成合作意向，老闆明年打算搭上梁氏的大船呢，手段不限。我要是做你的女伴陪你出席，不是明擺著告訴我老闆『杜思同色誘梁總裁成功』，那我明年不得被他們煩死！」

梁瑾瑜把她從水裡撈出來，用浴巾裹好，抱著她往外走，「要是你們公司派妳來色誘，讓妳成功一次也無妨。」

「唔。」杜思同摟著他的脖子，隨意地晃了晃腳，濺了一地水，聲音低得像快要睡著了，「油嘴滑舌的，就會糊弄我。」

他把她放在床上，幫她擦乾身上的水，又把吹風機扯過來幫她吹乾頭髮。

杜思同睡意朦朧，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由他擺弄，閉上眼前還不忘蹬了蹬腿吩咐，「腿上幫我塗點乳液啊……冬天好乾……」

她平時很少這樣恣意地使喚他，梁瑾瑜看著她的小臉，剛從浴室出來，還帶著一點點暈紅，十分可愛。他手裡握著乳液，又看了看杜思同白瓷似的小腿，忍不住失笑，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伺候人的時候。

他幫她調整了下睡姿，又幫她蓋好被子，然後才把被子的下方掀開一點點幫她擦乳液。小腿擦完了擦大腿，等大腿擦完了，梁瑾瑜想乾脆送佛送到西，幫她全身都擦一擦好了。

擦著擦著某個地方有些不受控制，此時杜思同正好翻了個身，蹙著眉嘟囔，「老公，記得關燈。」

「妳叫誰呢，同同？」梁瑾瑜語氣誘哄的問：「妳叫誰呢？」

杜思同被吵煩了，胡亂推了他一把，「別鬧啊梁瑾瑜！」

梁瑾瑜頭一次發現，自己的名字居然是這樣好聽。

Crescent